

利宁最后三年旅途上的美好瞬间

缪熙怡

利宁于 2020 年 12 月底被确诊患上了罕见的低分化神经内分泌细胞癌，经过 6 轮化疗和 21 次放疗后，2021 年 4 月的影像检查发现全身癌肿消失。但主治医生当时就明确告知她这种癌的预后不容乐观。利宁热爱生活，喜欢亲身体会世界上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我俩乃决定在完成游遍美国 50 个州的计划后，不管新冠疫情如何，开始全球漫游。

这是我俩生命里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两人都退休了，领不算低的社保金，再加上存足了的个人退休基金，经济基本自由。俩女儿已成家立业，还没有孩子，生活经济都不用我俩操心，行动自由。尽管癌症的阴影并没完全消失，但我俩是理工男女，利宁又新近成了基督徒，知道这事得归在她喜欢的一段祷告词：“愿上帝赐我从容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里只能从容接受的那部分。既然如此，一生睿智勇敢的利宁就去实践同一段祷告词里“欢度当前的每一天；享受当下的每一时刻”的部分了。

夫妻出外旅游，最影响心情的无非是两件事：一方犯错，另一方追究，夫妻不和。意外发生，计划生变，双双沮丧。和利宁一起旅行，这都不算事。一方犯错，读一段利宁写的游记里记录我犯错的文字吧。

在死海观赏完日落后，驱车前往老缪订好的一个评分很高的沙漠旅馆。路途大约四五十分钟。按网站给的地址设好导航一路开去，先经过一个小城，然后往沙漠深处开。公路开完，再开一长段荒无人烟的单车道土路后，导航说，到了。

这时天色已暗。模模糊糊地从车窗向外看到两个破板子钉的棚子，和一个蒙着几块破塑料布的帐篷。塑料布大小不同、颜色还不一样，用宽胶带粘在了一起。这哪像个旅馆，废品堆积站？四下没一点灯光，没一点动静，停着两辆车说明里面可能有人。其实这种时候有人比没人更可怕。我说咱们赶快逃吧，订旅馆的钱不要了，保命要紧。在这一望无际的群山沙漠中，马萨达自杀的那几百勇士，死了两千年都没找到尸骨。就我俩，就此消失了还不就是个无头小案。说时迟那时快，我让老缪倒转车头，撒丫子开回死海度假区。

路上我琢磨今天这情况有两种可能，被骗或者去错地方。在死海度假区吃完晚餐入住旅馆后，找到这家沙漠旅馆的网站仔细一看，我惊掉了下巴；既非受骗，也没

去错地方。旅馆提供的照片和我们看到的实地情况几乎一样，只是网站上没有那个破塑料布帐篷的照片，大概是最近加的。



Figure 1 死海日落和我俩住过的沙漠旅馆

李宁和我旅游，总是由我负责具体事务。原因简单，李宁是个完美主义者，我是个马虎先生。具体事务如果由完美主义者实行，就遥遥无期了。买双鞋，她都需要逛无数的店，跑许多趟后才能决定。

死海度假区当然有旅馆，但我定旅馆时发现了这个打分很高，但也很贵要好几百美元一晚的沙漠旅馆。我俩在撒哈拉沙漠住过沙漠帐篷旅馆，比这便宜，沐浴卫生设备齐全。除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洗澡水是沙漠居民用树根在风沙中烧的，有点过意不去外，真挺享受的。如果差不多条件，能和两千多年前从埃及出走的犹太人一样，晚上在杳无人烟的同一片沙海里依偎着遥望满天繁星，早上再看看沙漠日出，应该会挺惬意的，比住千篇一律的度假区旅馆有意思，于是就订了。和李宁仔细看评论后，才发现我这个马虎先生错犯大了。给旅馆打高分，写评论的都是些小青年。他们不是来沙漠睡觉的，看中的是这里远离文明及文明的一切束缚，可以彻底放开享受自由。当然，这个意思需要从字里行间细细读才能体会出来。犯此费钱、费时、费事的大错，李宁的反应也就是上面那三段就事论事带调侃的白描，并无半点抱怨。

改变计划的意外就更影响不了我俩的心情，尤其是李宁的心情。2021年深秋，我俩去阿拉斯加，这是游遍美国50州计划的倒数第二个州。那天早上我俩从安克雷奇（Anchorage）驾车提前两小时出发去100公里外的惠提尔（Whittier）乘游轮看冰川时，地名还只不过是登船点。阿拉斯加深秋的风景美轮美奂，我俩不时停下观景，不紧不慢开到一个隧道口。红灯，等，老不见变绿，就去问收费站怎么回事。原来这是通往惠提尔的长4公里的铁路公路混用“单向”隧道。我们刚好错过上一次绿灯，下一次变绿得等30分钟。如此，当我俩到了惠提尔停好车，朝检票口匆匆奔去时，游轮正离港。

看我俩这运气，游轮检票员开口就说，不要紧，我可以帮你们改成明天登船。但这就扰乱了我俩的旅游计划，还得在这个举目望去，就只有三个人的地方“玩”一天。我当时就沮丧了。利宁把她既来之则安之的生活哲学搬出来，让我别沮丧。问问这位检票员，也许当地就有很好玩的地方也说不定。

检票员一听，还有人愿意在她热爱的家乡观光，就说开了。这里曾经是美军的一个重要军港，二战时帮苏联、二战后防苏联，驻扎过美军一个旅的上千军人和家属。苏联解体后，军港变民用，军队撤走，军营废弃，只留下了包括她在内的小镇全体一共 200 多名居民集体居住的一幢 14 层住宅楼。镇上的学校、邮局、诊所、警察局、餐厅、教堂等服务设施全都在楼上和从地下相连的平房里。其它地方和地面自然就没人了。检票员说，夏天会有不少爱清静的旅游者来这个与世隔绝的天涯海角玩，但今天你俩恐怕是这里唯一的游客，其他的游客要么已经跟游轮走了，要么还没回来。她建议我俩开车去 10 几分钟外的陆扬（Lu Young）公园玩。公园旁有条小溪，她早上去还看见黑熊。她提醒我们一定走走小溪旁边的小径。你们一定会不虚此行，爱上这里的。

我俩去了，黑熊没看到；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看到了成群结队的鲑鱼正沿着溪流逆流而上，这正是我俩这次阿拉斯加之行非常想看到的，按网上建议已经去过好几个地方但都没看到，今天在这里看到了。在海洋和溪流的交接处，还有三四位钓鱼爱好者站在水里专注钓那些还没能游进溪流里的鲑鱼，对溪流里密密麻麻用手就可以抓到的却不屑一顾。此地风景如画，天上蓝天白云、远处白雪皑皑云雾缭绕，近处满眼金黄，周围静寂无声。穿过茂密云杉、笔直白杨，沿着一条伴着蜿蜒迂回的溪流、靠着波光潋滟海湾的小径散步，好似误入仙境。走着走着，我俩就是世界了，不孤单、亦不恐惧、不虚此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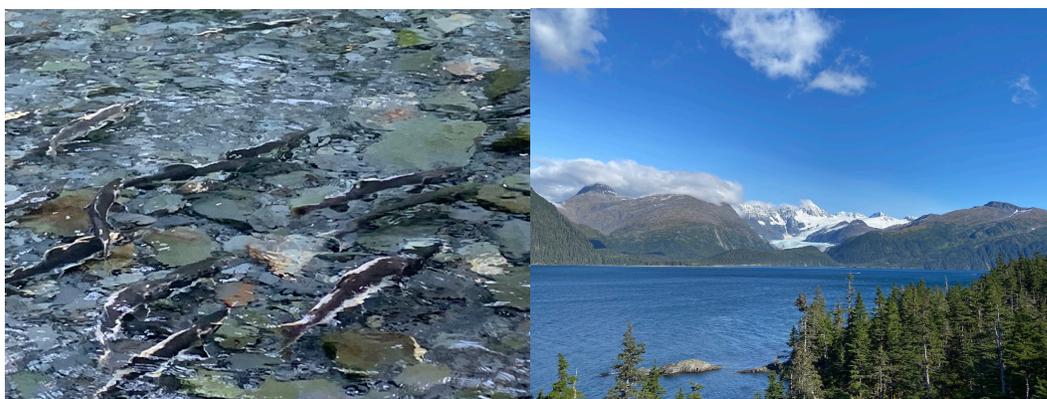


Figure 2 阿拉斯加鲑鱼和晚秋风光

下午回来路过废弃多年的军营。李宁在军营里长到 8 岁，对军营有亲切感。我俩下车在空无一人，只剩断壁残垣的军营里无目的无方向地瞎逛，边逛边聊。李宁给我讲她小时候在军营里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生活。我没在军营呆过，家庭背景完全不一样，小时候在一个水电站工地长大，聊着聊着居然聊出了同感。

当然，小时候的生活也并非全无意外。一次，李宁从军营外的小学回家，不知怎么就走丢了，当地老乡把她留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才把她送回部队。她为革命工作忙碌的爸妈这时才想起来准备组织士兵搜索队去找她，心真大。她问我，我俩能有这么大的心吗。我回答，绝对没有，因为我们没有革命工作需要操心。我告诉她，我小时候也觉得自己和周围的父母操心工作比关照孩子上心多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宿命、活法、和追求。我俩就这样在一片无人的废墟里回忆童年、东一句西一句的聊天。

美好心情其实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夫妻俩一个愿说一个愿听，或者只是相伴在蓝天白云下走走，心情都会好起来。就这样，我俩在惠提尔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意外会带来沮丧，但也会带来惊喜。如果犯错和意外都不能影响李宁和我俩出游的好心情，让每次旅游都成为快乐之旅就取决于我俩抱团取乐的本事了。我俩恰好有点相辅相成的本事。

李宁有一双一瞥就能看出美的慧眼。基因带来的；她的一个表弟和一个外甥分别毕业于巴黎高等艺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我没有也学不会。天上飘着的白云，早上初升的红日、傍晚的彩霞、山里仙境、水上奇观、花草林木、山石怪异里藏得再深的美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即使是偶遇的各国俏女竣男也逃不过，看见了也从不吝啬和我分享。如此，借她的一双慧眼，我不再错过美、知道世界原来如此之美，心生欢喜。俩人一路相伴观美、赏美、享受美，能不快活吗？

李宁和我相识相知于革命时期的读禁书，当时是我俩认识世界的唯一渠道。我俩都不认可任何人有权力禁止我们通过读书或者其它手段了解世界的说法，相信人有权利知道世间的一切；不需要原因，它们存在，我们想知道，足矣。现在我俩有时间有条件、当然就更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俩看遍世界的一切，美丑善恶，真假虚实。

巴黎卢浮宫，早上一开门就进去，晚上闭馆被驱赶才出来，李宁在里面流连忘返整整两天。到了诺曼底（Remandy），她记得去庄严大气的美军陵园悼念二战中为战胜德国法西斯牺牲在异国的英烈，但也会去肃穆冷清的德军陵园看看那些被纳粹蛊惑死在他乡的孤魂野鬼。在卡昂（Caen），她愿意在“以和解的精神讲述 20 世纪惨烈故事”的二战历史纪念馆逗留整整一天弄明白法国二战历史。还会站在一张纳

粹的死刑判决书前，一字不漏听完一位法共党员临刑前写给自己父母儿女情长的遗书，全程流泪。但也不在意花点时间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性爱博物馆浏览夸大的私处写真、奇异的单人造型，和怪异的双人舞蹈。出来后冷冷地对我说：“翻来覆去，不就是那么点事吗？也没见西方人整出点啥新意来。”是在浪费时间，但并不后悔。

我读书囫圇吞枣、不求甚解、但也算读过几本。除了艺术一窍不通外，在参观所有其它展览馆，包括性爱博物馆，都能提供点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乃至胡说八道的背景知识，让本来可能枯燥无味的参观变得有味。我不惧怕说错，利宁并不较真，自然开心。

利宁有写游记和记心得的习惯。计划走遍全世界后，认真写点东西。临终前她把自己的所有写作和拍的照片都交给我了，但除了让我帮她完成她开了个头在摩洛哥吃三碗免费小米粥的故事外，并没有告诉我如何处理她的其它文字和照片。我决定，下面的文字就以利宁的写作和照片为主了。旅游风光绚丽多姿，看时千人千面，写时很难不千人一面，只能割舍了。只留下我俩的独特经历、囧事、和胡思乱想。

利宁和我从 1977 年在云南内燃机厂宣传科一起作临时写手开始，文字就相互公开，互相批评。以前的习惯是由利宁做文字公诸于世前的审核、编辑、修改，这次只能换位了。由于我俩在 1977 年相爱后大约有 10 年的时间是两地分居，当时没有手机，只能靠鸿雁传书交流，相互读写多了，文风开始趋同。在一起后，经过多年切磋，文字的风格真很一致了，所以编辑修改并非难事。

帮人帮到底的法国老太太

今天和我家老缪开车到尼斯（Nice），顺路参观一个火烈鸟公园。下了高速公路，在法国美丽的乡村小镇里穿行。问题来了，车快没油了。法国当时闹油荒，很多油站关闭。终于发现一个有油的油站，但油枪不出油。换一个，也不出。老缪还在继续试，明明有人在加油嘛。旁边给自己车加油的一位法国老太太看出我们的焦虑和困境，朝我们走来。我赶紧上前询问。她会讲一点英文，说这里只有柴油。法国的小轿车许多是柴油驱动的，原来如此。我能听懂她还想告诉我这一带只有一个地方的 xxx 油站有汽油。我俩上了车，开始用手机寻找。老太太来敲我们的车窗，说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尾随她的车去那个加油站。我们道谢后，跟随她的车来到这个有汽油的加油站。这时候才明白，如果她不带路，我们是找不到这个加油站的。这不是个路边站，而是一家大型超市的附属加油站。我拼命向老太太离去的车招手致意，感谢这位乐于助人且认真负责的法国老太太。

等候加油的队不长，几分钟就到我俩了。老缪选了英文输入，刷了卡，本以为再选一下油的标号就搞定了。结果屏幕显示“票没了 (Ticket is not available)”。什么意思？下一步怎么操作？老缪又重复操作了一遍，还是一样。旁边有个小青年也想加汽油，机器似乎对他亦不友好。操作一阵不见效果，开车走了。老缪让我在那个油枪前等着，他去店里求援。我等着等着，眼前一亮。那个老太太又回来了。她肯定是惦记我们能否加上油，特地过来关照一下。她的担心没有多余，我们果然又抓瞎了。我解释了问题，对此她似乎胸有成竹，让我把信用卡拿出来。旅行时我总把卡放家里。就让她等着，跑去找老缪要卡。找了半天没找到，赶快又往回跑。路上碰到一个穿制服的人向我打手势，“一切搞定”。回到油枪前，我对老太太说完了我今生学会的、用英文表达的所有由衷感谢的话，然后给她一个大大的熊抱。这在法国是合适的礼节吗？顾不了那么多啦。亲爱的，你的热心和善良会让我永远铭记。祝你健康快乐长寿！



Figure 3 法国乡村风光

奋斗中的贝都因青年

早上七点半从开罗出发去爬西奈山，完成回一生一次的体验。来了一辆 12 座的小巴，配有一名司机加一位导游。一问，团游已经成了我和老缪的私人出游了。西奈山在埃及的军事特区西奈半岛的南部，离开罗 201 公里。走高速公路 6 个多小时才开到。开罗郊区一段能看见有人在路旁等着，伺机穿越，车开不快是个原因。但主要原因是路上有太多，超过 10 个，荷枪实弹的检查站。我俩是外国人，导游为我们办过特别通行证，只需验护照就可通行。否则，像我们观察到的，普通公交乘客每个检查站人都要下车，所有行李人身一一仔细搜查，这一趟就不是 6 个多小时而是 10 几个小时了。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在山下的旅馆短暂休息。按一项起源于公元 6 世纪的传统，半夜一点从山脚出发登山。这就见到了按埃及政府规定我俩必须雇的登山导游，一位当地游牧民族贝都因部落的青年牧民。

一点西奈山一片漆黑，冷月高照。借着月光能看到群山高耸的形态，和脚下的地面。这种状况让人对此次登山的总体难度心里没底。而这种“盲目”也容易激发出人在非常时期的拼搏意识。没有退路，唯有向前。在挤满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登山客的唯一一条登山路上，导游不时走在前面带路，不时走到外侧，防止我俩从悬崖峭壁上掉下去，以证明他存在的意义。我俩则边爬山，边和他聊天。

导游才二十几岁，本地贝都因部落人，家境贫寒，上过初中，出外拼搏过。后听父母的话，回归贝都因部落，结婚生子，继续千年游牧民族的传统生活。他自学了英文，已经非常流利，可以和我俩随意聊天。导游是他的第二职业，却是他的主要经济来源。他告诉我们除了英文，现在正在学习俄文，还准备学习更多语言，以争取更多的导游机会。我们对他说了很多鼓励的话，愿西奈山旅游的繁荣能给这位奋斗中的贝都因青年带来更多机会。

到达海拔 2285 米的主峰前，路没了，路牌上写着再爬 750 级台阶就登顶了。黑夜里只隐约察觉前面是一陡峭的山峰，但 750 这个数很有心理安慰的效果，继续爬吧！吃力又看不清脚下和周围情况，我是抓着老缪双肩包的带子艰难地一步一步往上爬的。筋疲力尽了我会要求休息一下，但也不敢停留时间太长。一是停下来冷，二是舒服了意志松懈，就爬不动了。终于爬到山顶，花了三个半小时。比导游最初告诉我们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太早上来也不好，冷！刻骨铭心的冷。山顶休息棚也是贝都因部落办的，这就知道导游有用了。小青年导游跟朋友打招呼后给我俩在棚里深处找了个位置。坐下后又去租了一条毯子裹上，和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年龄、说着五花八门语言，披着五颜六色毛毯瑟缩成一团全身哆嗦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翘首期盼黎明。

黎明前，小青年导游又回来了，把我俩带到他认为观日出的最佳位置。当天天气大晴，群山跌宕起伏，薄雾缭绕在巍峨的众山之间，仙气缥缈。美中不足的是东方那层深色的低云，挡住了本应喷薄而出的朝阳，也就没有传说中的“震撼心灵，热泪盈眶”的感受了。对了，小青年导游还是个文艺小清新。我给他照了几张像，他自己设计的朝阳下的青春形象。



Figure 4 西奈山：看见台阶了吗？

看完日出，再浏览了一下据说是建在摩西接受上帝神谕之地的神殿和呆了四十天的洞穴，就下山了。这才体会到深夜登山的智慧。从上往下看了一眼 750 级台阶。哪有什么台阶，就是些歪歪倒倒的乱石；高度斜度不一，宽窄高低不一，很难说哪一块石头算一级台阶，那一块是个坎，也不知是谁怎么数出的 750 级的。有些路段两旁就是悬崖峭壁。如果不是深夜什么也看不见，我大概是没有勇气、胆识和力量攀顶的。

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攀“顶”的。攀前想象登顶的辉煌，攀时迷迷糊糊不知艰辛、跟随别人或者自己努力懵懵懂懂爬上去。虽然从未见过想象中的辉煌，但经历过，心也就安了。下次有机会，仍会想象辉煌。力所能及时，还会乐此不疲，再次攀登。

下山后，我和老缪参观了圣卡特琳娜修道院（St. Catherine's Monastery），院里有可供参观的仅次于梵蒂冈的第二大基督教真本图书馆。这里也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圣地。犹太先知摩西在此看到燃烧着火焰的荆棘丛，与上帝首次对话，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人生从此开始。小青年导游是位穆斯林，一到修道院就把我俩带到了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穆德亲手签发的保护修道院的敕令前，让我俩见识一下罕见的圣迹和知道伊斯兰宗教宽容的历史。

回开罗，才过第二个检查站，车就被警察拦了，司机和导游下去处理。不一会，导游回来和我俩商量。根据两个检查站的通过时间计算，车超速了。但如果能捎三位警官回开罗，这事就没发生过。导游问在不在意捎人，我俩当然不在意。果然，给人方便，自己方便。三位警官一上车，车就升级成警车了。再过检查站，车上的警

官先打个电话，检查站警察士兵行个礼，放行。当然，就更没车速限制了。三个多小时，我们的车就开回开罗了。

读书人的尴尬

埃及某国家博物馆。我和老缪正仔细看展。突然有人在背后大喊，“不要用闪光灯！”声音又大又急，吓我一哆嗦。我俩都没用闪光灯，但还是回头看了一眼，是一位中年、穿着得体的男士喊的。老缪低声告诉我，进门时听人称呼过，这人是博物馆的馆长、博士、教授。如此，我俩的眼光就与馆长的不期而遇了。馆长走过来和我俩打招呼，问我俩是从哪里来的，称我俩看的认真，说可以为我俩讲解。之后他就开始主动为我俩介绍馆内的精品。馆内有几个有玻璃盖子，装着木乃伊的石棺。他打开后用自己的手机照亮供我照相。我心里害怕有大致五官、满头黑发、千年老脸，和一双大脚的木乃伊，但还是不好意思拒绝他明显违规的好意。

在他临时离开去关照其它事情的片刻，我和老缪开始猜测他的动机。我俩穷过，有过每月挣比埃及人平均 100 美元还少得多的经历。想赚小费？我俩那时是普通读书人，会有这心思。可这位是博士、教授、国家博物馆馆长。倘若他只是想把心爱的展品介绍给远道而来的有心人，我俩以小人之心度博士教授馆长的君子之腹可就太尴尬了。我出外旅游，身无分文，老缪赶紧给了我 20 美元，让我相机行事。等他回来时，我握着钱的手还是伸不出去，就怕因我们的唐突而让他斯文扫地。他暗地里用手指做了个全世界人都懂的手势。我终于释怀，把手中的小费递了过去。

回到旅馆，老缪查了网上的信息。说埃及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收入很低，提供额外服务赚取小费是被允许的正常行为。这不仅说明了馆长行为的合理性；也让我可以将这个事情说出来，而不是烂在肚子里。



Figure 5 埃及人的脚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司机

今天要去看离卢克索（Luxor）3 个小时以外的丹德拉（Dendara）神殿和圣城阿拜多斯（Abydos）的塞提一世神庙（Temple of Seti ）。建于距今 2000 多年前埃及艳后时期的丹德拉神殿是古埃及唯一有屋顶的保存最完好的巨柱神殿，而塞提一世神庙则有埃及最美的浮雕壁画。老缪包了辆车。

司机着装整洁正式，不卑不亢。出发后就和我俩聊政治时事。在打听清楚我俩是从中国大陆到美国定居的华人后，第一个问题就是：依你们之见，是现今中国的制度还是台湾的制度会使中国的未来更好？哇，肯想也敢问。我俩认真回答了他的问题，他似乎还满意我们的答案。话匣子由此打开。

老缪对埃及近年发生的大事比较熟悉，就问了他对上届政府和这届政府的看法。他明显不喜欢靠政变上台的这届政府，认为不代表大多数埃及人的利益。也不喜欢我们向他指出的从公路上就可以看见，在西方和中国政府支持下沙漠里正轰轰烈烈进行的大规模房地产和工农业基本建设。他觉得没人会愿意在沙漠里工作、真住进沙漠里去、况且普通人也买不起住不起那些新房。如此瞎折腾是在祸国殃民，注定要失败。他还给我俩讲了普通埃及人的日常生活点滴。比如说，埃及虽然有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但大部分普通人，包括他，还是会把子女送去伊斯兰教办的宗教学校里接受初级教育。

这番对话也证实了老缪在他写的那本《三十年美国纵横看》书里提到的埃及严重的两极对立。以司机为代表的普通人更愿意守住以平等为核心的传统伊斯兰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与世界其它国家交往、经商、对话，而非屈辱地接受西方价值观和外援。用司机的话：“一切外援都是有条件的，你拿了人家的好处，可人家让你做的事你能做吗？”意思是人家一定会让埃及人放弃已经延续了千年的伊斯兰文化传统，转向西方文明。他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但埃及的军界、文化界、和商界精英则早已全盘西化，他们认定埃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西方的另一个核心价值观，民主，在埃及已被证实为心口不一。埃及上届的民选政府是真民主产生的，但其想走的符合埃及民心、回归伊斯兰的前路却是埃及精英们不能接受，西方也不愿意看到的。在西方的默许和暗中支持下，政变发生，民选政府下台，精英恢复统治。对此，司机非常不满，说好的民主呢？他还认定，没有任何社会制度是埃及可以照搬就能适用的，埃及必须探索建立适合自己文化传统的社会制度。

我俩都退休了，与世无争，与人聊政治时事不过是尚存的对世界的好奇心使然。在欣赏埃及古代辉煌的同时，遇到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人，不管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观点，这一天过的很愉快，乃邀请司机当晚在他家附近和我俩共进晚餐。

傍晚，花了 50 美分就从我们旅馆所在的古埃及时代的阳界乘“私人轮渡”渡过尼罗河到达阴界，埋葬法老的帝王谷，司机家住的地区。司机已在河边等候，他大哥开车把我们送去一家他选好的餐馆。饭间，他解答了我俩观察到的一些埃及怪像。一，为何大多数居民楼看来都未完工就住人了；上不封顶，还残留着许多半截的柱子在外？回答是：埃及地很贵，盖房得为后代成家后往上加层保留空间；不完工也可以省点税。二，埃及人似乎对油价没感觉。比如，就我俩去西奈山，旅游公司派辆 12 座的小客车。答案是：油是穆斯林兄弟国家照顾的，便宜。

饭毕，司机邀请我俩去见见他的家人。步行 15 分钟到他家。在相邻的四五幢多层楼房里，住着他和他的母亲、兄弟、以及堂兄弟们的家人。他家的那幢，他母亲带着他和他哥两家住，各住一层。我俩进去时，十几口人围绕着她母亲在看电视，甚至嫁出去住在附近的姐姐也每晚带孩子回娘家看望母亲。小孩子呼啦呼啦到处乱跑，热闹极了。他母亲看来其乐融融，一大家子人和谐快乐。不过我还是不喜欢；相互桎梏、没有个人空间。他们当然没选择，有选择了不知道会不会仍然守住这个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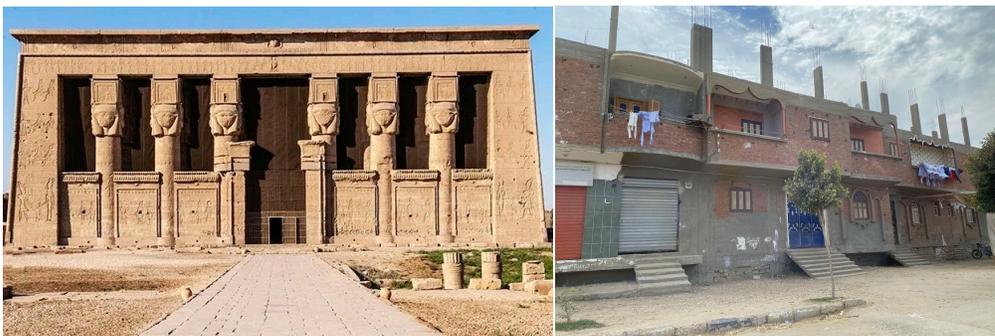


Figure 6 埃及神庙和民居

舍利取义的巴勒斯坦导游

今天周六，犹太人的安息日。希伯来文原意是“停止工作”日。犹太人工作的定义包括按电梯、电炉、电灯，一切电钮，耶路撒冷停摆，私车公车停运、商店餐馆停业。我俩是旅游者不能闲着，老缪早安排好了去游以色列的国中国，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因为双方的特殊关系，自由行不方便，故跟团一日游。参观计划包括巴勒斯坦自治区临时首府拉姆安拉（Ramallah）、古城耶利哥（Jericho）、约旦河（Jordan River）、伯利恒（Bethlehem）、和以巴隔离墙（下面只包括与隔离墙有关的部分游记）。

这是一个二十来人的旅游团。成员好像有不少犹太人。大家一起吃中饭时，和身旁的两对夫妇交谈过，左边是一对纽约来的犹太老者，右边的是一对南美的犹太年轻

人。我俩是来朝圣，他们是来寻根。司机和导游则都是有“良民证”可以进入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

我俩在耶路撒冷已经呆了五天，住在老城附近的新城中心，耶路撒冷市政府区。比我们居住的波士顿一点不差，更干净整洁、更现代化、人也更守交通规则，更有礼貌和和善。退休前，我俩都有犹太人同事，相处和谐。据我俩所知，我们这代留学生下一代的婚娶对象很多是犹太人，我大女婿就是。这五天，除了看基督教的圣迹外，就是参观犹太圣地、文化、历史、艺术、和大屠杀（Holocaust）博物馆。晚上闲不住时，还会跟旅馆组织的观光团出去实地观察那些戴黑礼帽，着黑色长礼服的各派“正统”犹太人的日常生活。得知最正统的哈瑞迪派(Charedi)的男子严格遵循一生从不工作（油瓶倒了都不扶，不能扶）的传统，只干三件事：学习发展犹太宗教文化经典《塔木德》，向上帝祷告、带小孩；由于生育率高达 7.1，带小孩这项任务其实不轻。一家生计则全靠以色列政府的补贴和妻子打工维持，妻子则以供丈夫一心一意“读书”为荣。我和老缪对一个流浪了 2000 年仍能够保持全民凝聚力和古老文化传统、1948 年建国后能恢复一门死去将近 2000 年的古文字——希伯来文并让其成为今天以色列人通用的国语、贡献了最多诺贝尔奖得主、建设起一个世界上顶极的科技、文化、教育和经济强国的民族从心里感到佩服和尊敬。

拉姆安拉离耶路撒冷距离十几公里，半小时后旅游大巴就穿过一堵隔离墙（The Israeli West Bank Barrier）上的关卡进入拉姆安拉市区了。隔离墙高 8 米、总长约 700 公里，由钢筋混凝土墙体、铁丝网、高压电网、电子监控系统组成，以色列巡逻队和哨兵 24 小时荷枪实弹警戒。根据联合国报告，大部分隔离墙（有说 85%）都是建在国际社会公认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懂英文的注意下英文名称的双标。比这个高度、厚度、质量都差得多的柏林墙(Berlin Wall)算墙，这堵只算 Barrier，屏障。另外，大多数犹太人并不认可巴勒斯坦地区的说法，他们认定这块土地是上帝馈赠给犹太人的以色列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英文名是 Israeli West Bank，以色列西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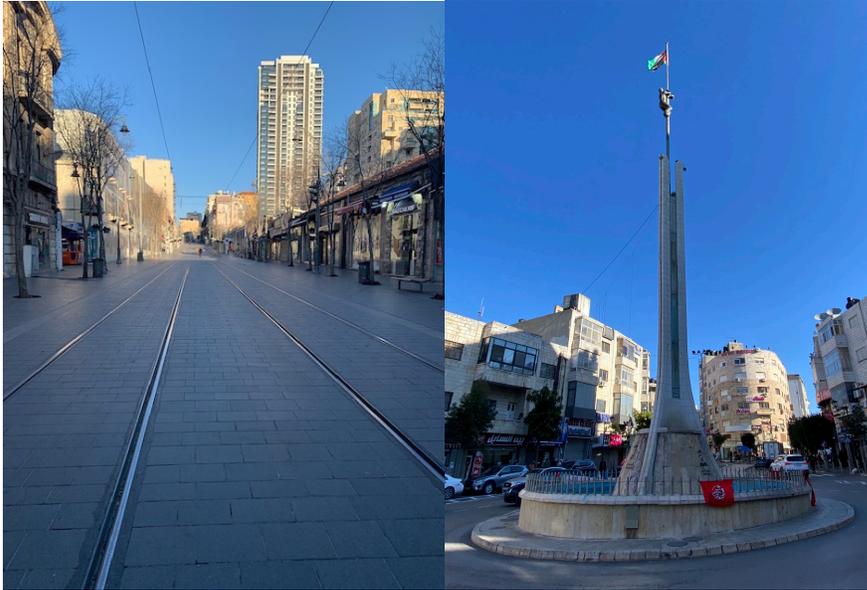


Figure 7 安息日的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

隔离墙建成后，巴勒斯坦自治区被分割成三个相互隔离的区域。除非有以色列颁发的“良民证”，巴勒斯坦人不可以通过墙上的关卡进入以色列，或者从一个巴勒斯坦区域到另一个区域去的。如我们亲眼所见，以色列的人或车可以长驱直入巴勒斯坦地区，而由巴入以的巴勒斯坦人或车却得在关卡接受以军方严格盘查良民证和人身行李检查后方可进入以色列。进入拉姆安拉市区，一过关卡就可以体会出以巴两个社会的天渊之别。美国城市也有这种从干净整洁的现代化城区穿越到脏乱差的贫民区的情况，但这里的差别往好里说是现代化城区与贫民窟，准确说应该是与集中营的区别，因为周围有8米高的钢筋混凝土隔离墙，不是监狱是因为以色列一向鼓励墙内的巴勒斯坦居民移民到全世界任何地方去，最好全部走光。

导游是在拉姆安拉上的车，上来就告诉大家他是住在伯利恒的基督徒。除了带大家参观景点，就一刻不停地抱怨巴勒斯坦人的囚徒生活。伯利恒到拉姆安拉的直接路程是20分钟，即使他有良民证也只能走巴勒斯坦人通道，耗时1.5到2个小时。为了方便守护和节省开支使墙最短，墙是紧贴着巴勒斯坦人的民居而非联合国设定的巴勒斯坦地区的边境建的，我们过关卡时就注意到了。如此，墙外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牧场就不便耕种和放牧了。时间一长，犹太人就认定这些地为无主荒地，占用来居住或者发展农牧业。此外，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位于以色列内部，与其它国家的物质交流都得经由以色列过境。所以，地区内几乎没有工业，因为所有原材料都会被以色列用与安全有关禁止通过。也没有发展农牧业的机会。墙外不便，即使在墙内，由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水、电、化肥、农牧业设备全部依赖以色列，也缺乏发展基金，竞争不过，不少土地已经被犹太人买走发展农牧业。导游指给我们

看，墙内的许多片土地上都插有以色列国旗，说明它们的主人已经是犹太人了。巴勒斯坦地区快变成巴勒斯坦居民区了。

区内的基督徒居民大多从事与旅游有关的工作，因为有耶稣诞生的伯利恒，受洗的约旦河，战胜撒旦引诱的诱惑山，和圣经中的古城耶利哥，全世界基督徒朝圣时都会来。其他巴勒斯坦人，如果能通过以色列查遍一个人所有亲戚朋友的安全审查，申请到良民证的话，可以早出晚归去以色列打点犹太人不愿意干的短工苦工（据导游称，巴勒斯坦人是不能在以色列过夜的）。不然，就得靠联合国和其它国家的救济苟且偷生了。

在路上，有游客问了导游一个问题，他可以成为以色列人吗？这就触到痛点了。导游说我家祖祖辈辈在以色列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上千年，但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以色列公民。以色列宪法规定，以色列是全世界犹太人的共同家园。因此，任何地方的犹太人，只要能证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包括中国开封的几位居民，都可以到以色列居住、成为以色列公民。非犹太人则不行，即使可以证明自己曾在以色列生活过的千年血统，拥有土地房产，但只要在多次中东战争中离开以色列到任何其它地方生活过，就再也不能恢复以色列公民身份了。大多数犹太人认定，以色列西岸（巴勒斯坦地区）是以色列领土，但在上面居住的巴勒斯坦人却不是以色列公民，也不能是。土地房产可以卖给犹太人或者被以色列政府收归国有，人嘛，以色列是绝对不要的。这不难理解，非犹太人的占比一高，以色列就不可能只是全世界犹太人的共同家园了，而必须和非犹太人共享了。事实上，以色列曾经占领过“以色列西岸”全境。就因无法处置上面居住的高达3百万（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包括加沙地带，有大约6百万人口）的非犹太人口，才退出形成现在以巴分治的现状。

以色列对领土的认知有点意思。两天后，我和老缪驱车从死海沿着在约旦河西岸修建、贯穿巴勒斯坦地区全境、连接以色列的南部和北部、隔断巴勒斯坦地区和约旦的关联，由以色列士兵全程把守的以色列90号国家公路，北上去加利利湖区（Sea of Galilee）。在车上就可以看到我俩参观过的古城耶利哥。证实了导游说的，巴勒斯坦人哪里都去不了，连去与自己领土相邻的约旦都要经过以色列关卡的说法。出西岸经过关卡时，以色列女兵问，从哪里来，去过西岸吗？从死海来，我们这一路不在西岸开车，在天上？当然，我俩是来旅游，不是来找茬，懂她的意思，就回答，没去过。她居然回了句，真的（Really）？我想，不真的，你还要把我们怎样，拘留审查？

到了加利利湖区后，我俩还去了湖边上游地区的戈兰高地，原来的叙利亚领土。谁控制这块地方，谁就控制了大部分领土都是沙漠的以色列的生命之源—加利利湖的

淡水，就会对以色列造成生死攸关的威胁。1967年，以色列打败叙利亚，占领了戈兰高地全境。连逼叙利亚签个丧权辱国条约或者商量讨论都免了，以色列国会开个会直截了当就把戈兰高地划为已有了。全世界其它国家对世界强国以色列的做法心服口服。

抱怨现实是一回事，需要表达政治观点时，导游其实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在去一个景点的路上，他特意叫停车，让车上的游客走一小段路去看墙上的一幅涂鸦。一个脸部表情和身体姿态都表现出愤怒的巴勒斯坦人正在朝敌方投掷一个物体，仔细一看就会认出那个物体是束鲜花。什么意思？自己揣摩去吧。他一言不发。

隔离墙是最后一个景点，导游把游客带到8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厚重墙体下，并不多说，只是告诉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体验在高墙下巴勒斯坦居民区生活的压抑，感受欣赏全世界艺术家和抗议者在墙上创作的一幅幅有些剧烈有些冷静的艺术品和涂鸦。在大家自由活动前，我忍不住用提问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我的一点想法。“我和我丈夫昨天刚参观过大屠杀博物馆，里面展示了一段5尺高，单砖，用来把犹太人圈在犹太区里生活的墙。如果那墙是种族隔离的铁证，这墙是什么？”无人回答。犹太民族遭受了千年磨难，对自己的痛刻骨铭心，但对巴勒斯坦人的痛，不说犹太人是否有同理心，全世界国家和人民也做不到对不同民族的苦难一视同仁。

看完隔离墙，要跟导游说再见了。我俩比常规多付了点小费，另一位付小费的是个年轻学者模样的中国女孩。导游的主要收入是小费。如果我俩都能认出这车游客有很多是犹太人，导游就更该一目了然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巴勒斯坦人的真实生活状况是很难为外人所知的，导游坚持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全世界游客倾诉，对犹太人来说，大概是对牛弹琴；即使我和老缪也觉得，他的努力徒劳无益。世界听不见，也不想听；可他自己的经济损失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天，他就几乎白忙一天。但愿只是今天；在走路多走几步，字多写几个都不被允许的安息日，啥也不干、乘车出游大概也会是来以色列寻根的犹太人的活动首选。无论如何，我和老缪对这位舍利取义的巴勒斯坦导游从心底感到佩服和尊重。



Figure 8 巴勒斯坦隔离墙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士兵

留恋基布兹的员工

基布兹 (Kibbutz) 是音译，希伯来语的意思是“群体”或“聚集”，贴切点的意译是人民公社，是一种在以色列广泛存在的比中国的人民公社更高级阶段一些的企业。李宁和我计划以色列之行时就决定一定得实地参观一个。

我俩在社会主义企业工作过不短时间，在资本主义企业更长，知道两种主义之争。就算在美国，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批判也不少。经济上，老板和员工的收入严重不平等，老板的收入可以是普通员工的上百倍；权力上，老板决定一切，员工没有一点发言权。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资本家创造利润，而非为员工谋福利或者造福社会。对这些批评，反方并不否认，只是指出，在全世界民主国家的企业法里面并没有规定过企业必须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事实上，如果有人愿意成立一家老板和员工在经济上和权力上完全平等，为全体员工谋福利的企业，政府只会乐见其成，甚至会大力支持。既然你认为社会主义企业更合理，你和你的亲朋好友、家人何不创办一个呢？讨论成这样，就不是宣称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好可以决出两种企业胜负的了。社会主义企业在美国的确没听说过，但以色列到今天还有大约 270 个基布兹，工业产值约 120 亿美元，占全国的 9%，农业产值 75 亿美元，占全国的 40%。

要参观当然就想看个有代表性的，一查，位于我俩朝圣要去的加利利湖畔的德加尼亚基布兹 (Degania Kibbutz) 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基布兹，也称基布兹之母。到了加利利，我俩就开车去探访了。车开进一个草木成荫、干净整洁，有许多大小不一漂亮建筑物的大型混合工作生活区里。李宁发问，地方对吗？人呢？我看了看周围说，肯定是这里，你看这公共停车场有多大。

逛了一会，迎面走来一对老夫妇。打听后才知道，虽然名字依旧，但当年那个管吃穿住行的人民公社基布兹已不复存在，被私有化了。今天的基布兹更像一个社团，任何人都可以像他俩一样购房后住进来，交年费成为成员。也可以在基布兹的企业里上班领工资。他俩是退休后才来的，所以并不知道它的前身今世。我俩听后，有点失望，就问是否有地方可以了解一下情况。他们指了指身后。说楼里就是管委会，旁边好像有个博物馆。到了一看，到处房门紧闭。无奈，只好瞎逛，走过一大片空荡荡的平房区，看过许多有独立草坪花园的漂亮居民住宅，最终来到一幢不起眼的三层小楼前。我俩在这里停下是因为在楼前看到一份英文告示。讲的正是这个基布兹的历史。我俩边读边议论，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你们是来参观博物馆的吗？”我俩已经站在博物馆门口了。

说话的是一位中年小哥，他说自己是自愿者，已经干了3—5天了，我俩是他的第一拨客人。进入博物馆，介绍完博物馆的两位工作人员，一位是呆在办公室里的馆长，另一位是坐在门口的馆员，他就去做准备了。馆员也负责卖门票，15以色列元一位，没零钱给了50。她说没零钱找补，我们说算了。

小哥回来后，我们请他先介绍一下这个基布兹的历史和现状，他带我俩在门旁一间摆满了书，雕塑、图片和其它陈烈物的房间里坐下后，告诉我们这里的珍贵藏书的数目曾经仅次于特拉维夫大学，但现在都捐赠给特拉维夫大学了。反正也没其他参观者、他就给我俩仔细讲开了。

这个基布兹是由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12位俄国犹太复国主义男女年轻知识分子移民于1910年创办的，原则是自愿加入、民主决策、资产共有、人人工作、集体生活、平等分享一切成果。基布兹的生活方式很受当时主要来自欧洲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深的犹太知识分子移民喜爱，同时也是躲避全世界排犹风潮的犹太难民在一块充满敌意，当时还是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唯一可能的最初落脚点和生存方式。基布兹如雨后春笋般成立。高峰时，10%的以色列犹太居民都是基布兹成员。小哥四十几岁了，父母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从出生就随父母在这个基布兹里生活、学习和工作，妥妥的基布兹二代。

补充一点，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马上就被来自周边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联合攻击。以色列没亡国，大国在后面支持当然是个因素，但一支支来自基布兹，有同志情谊和战斗力的民兵组织的顽强抵抗是最主要原因。德加尼亚基布兹也遭到叙利亚坦克部队的袭击，但最终也未能攻入我俩现在参观的居民区，还有一辆坦克被民兵用燃烧弹击毁。今天，这两辆坦克的残骸和一辆拖拉机还放在停车场旁让人参观，显示基布兹亦兵亦民的双重身份。可以说，没有基布兹，就没有以色列。

小哥向我俩自豪地讲述了这个基布兹辉煌过去。当年，基布兹成员的衣食住行全由基布兹负责，甚至初等教育也由基布兹提供。博物馆旁边挂满鲜花的漂亮建筑物就是他念过书的基布兹学校。我俩走过的那一大片空平房则是单身员工宿舍、会议室、娱乐场所、以及公共食堂。那些大小不同的漂亮住宅则按家庭人口的多少分配给已婚员工居住。基布兹的住房、厂房、设备、土地和生产资料都是共有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基布兹的工农业企业里工作，不拿工资，实行分红。也有少数出外打工，但收入得全交给基布兹用来分红。分红的多少由个人（家庭）的需要决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需要包括日常生活开支及其它费用。在基布兹昌盛时期，也包括成员业余从事科学研究、文化、艺术、体育以及其它合理活动的经费。他告诉我俩这个展览馆的三楼就是供成员用来进行科学研究的高水平天文台。二楼展示当年成员们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包括大量的动植物、矿石标本等，一会儿他会带我们去参观。回想起当年的好时光，他精神焕发情绪激动地特别提到，当年连到国外度假旅游、观看国际比赛、和文化演出等也是基布兹支持的可以被满足的正常需要；他随父母去过多次，这可是个比我俩工作过的社会主义企业经济上高级得多的乌托邦。

这中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我俩注意到房间里摆放着两个人的胸像，就问：“创始人吧？”小哥说，一位是，另一位可一点都不赞成基布兹，而且还坚定地反对其背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不过，此人和妻子带幼女移民以色列不久，妻子就去世了。他一个书生还带个孩子也设什么工作技能，生存都困难。基布兹就收留了他父女俩。让他得于安心继续写他那些批评反对基布兹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章，后成为以色列的一名著名政论家。听罢，我俩肃然起敬。这里还曾经是个高度宽容的自由主义乌托邦。

坐在屋外旁听的馆员听小哥说到基布兹的美好时光，也插话了。这位馆员看来已经至少 60 多岁了，小时候跟父母从丹麦来，来了就一直呆在这里。她说她很喜欢基布兹的生活方式。人好、生活简单，不操心，甚至都不需要掌握以色列的国语希伯来文就可以过，她至今都不会希伯来文。

进入 21 世纪，一度繁荣昌盛的德加尼亚基布兹面临挑战了。从前，以色列经济单一落后，在基布兹内外从事任何工作，分红或者拿工资生活上差距都不太大。另外，在以色列建国前，从欧洲来的难民除了加入基布兹也没法立足，所以基布兹有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补充。21 世纪的以色列已经是一个高科技国家。工农业生产工人和高科技企业高薪员工的收入会有数倍的差别，让人把高收入全部交出来分红就有点强人所难了。最主要的是，基布兹外五花八门的工作更有趣且收入更高，生活也更丰富多彩。新一代没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犹太年轻人，愿意为人民公社基

布兹工作，接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呆在基布兹过集体生活的人就不够了，于是不得不从泰国进口劳工来补充。对此，小哥是如此评价的。一开始他们还勤勤恳恳，但后来就偷奸耍滑了。犹太小哥的评价有点意思，凭什么他们不偷奸耍滑，为了犹太主人可以继续过幸福生活？

不过，在小哥看来，这个基布兹繁荣不在的罪魁祸首是中国。虽然我俩已经告诉过他，我们是住在美国的中国人（We are Chinese living in USA）。他还是忍不住义愤填膺地告诉我们，我恨死中国了。这个基布兹过去能维持员工的幸福生活是因为它有个独门绝技。据小哥说，曾经垄断过全世界掘进机的人工钻石生产。但在中国“低质廉价”人工钻石的冲击下，一蹶不振。没有垄断带来的高利润，有能力的犹太员工离开，泰国劳工又不卖力，到了2007年，人民公社基布兹入不敷出，办不下去了，只能私有化变成企业基布兹。按需分配的分红制改成按劳分配的工资制；住房得自己买了，民主决策变企业管理，生活也单过了。其它的改变小哥没有提及，但感觉不少“社会主义”特色还是保留下来了。比如说，这个鲜有人参观但有两位员工、一名志愿者的博物馆。小哥也出去工作生活过，但不适应也不喜欢，最近又回到基布兹，做这份志愿者的工作。

介绍完后，小哥带我俩参观了博物馆，内容就不复述了。参观完，我俩谢过小哥后就要离开，那位馆员追出馆来找补。我们说算捐献行吗？她说，不行，我没法上账；道德水平真高。

可见，社会主义企业是可以存在甚至带来幸福的，关键在于人。为什么只有以色列有这样的人文土壤，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当然，大家也应该知道了，社会主义企业要长期生存有多难，得有独门绝技，还得有愿意勤勤恳恳永远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泰国劳工”，或者有大量我俩遇到的小哥和馆员这样的员工。

游諾曼底德军陵园

李宁和我去了趟諾曼底，自然就去游览美军陵园了。这个由美国政府精心维护，规模宏大，埋葬着9,388名二战中把法国从德国纳粹手里解放出来牺牲了的美国官兵的陵园（见下面两张照片），庄严大气，游人如织。当地法国人拉家带口和来自全世界的游客一起悼念英烈。人都知道感恩，一点不意外。



Figure 9 美军陵园

意外的是不远处的德军陵园，我俩知道这个地方存在，但去了还是有点震撼。也见下面两张照片。这里当然就没什么游客了，只有几位穿戴正式说德语的员工在认真打扫陵园。陵园主体由黑色火山岩建成，整洁、肃穆、冷清。规模比美军陵园小得多，也简洁得多，独葬或者群葬着二战中死在法国的 21,200 名德军官兵。该陵园始于 1944 年诺曼底战役中美军和德军的一个共同墓地，美军遗骸移回美国或者搬迁到美军陵园后，就成了德军的单独墓地。经法德政府商讨同意后就成了一个由德国民间组织管理，收集安葬所有死在法国的德军官兵的陵园，成了现在的样子。



Figure 10 德军陵园

陵园有谁是这些德军官兵的记录。匆匆浏览，只记得三处，一处是个德军军官，在看到大势已去后命令自己手下士兵放弃阵地撤退，保全了他们的生命，但自己却选择留下。另一处是个德军士兵，死于被俘后主动为美军扫雷。第三处最简单，只说此处理葬着德军 xx 部队 11xx 名官兵中的 10yy 名，就没下文了。什么意思？是暗示他们宁死不屈的愚蠢还是被通通突突了的无奈？后来知道法国奥拉杜尔大屠杀的元凶阿道夫·狄克曼（Adolf Diekmann）也和一位 17 岁的德国士兵同穴埋在这里。

德军当然是侵略者。但换个角度想，他们又何尝不是一群被自己的政府蛊惑为了国家利益死在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千错万错，他们就不该或者就不能在一片肃穆清冷的陵园中安睡吗？我不知道法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陵园的，但知道我的族人是不可能胸怀容忍这样一个陵园的存在的，更何况还放着鲜花。

历史的画板

我和老缪旅游，不管是在中国、美国、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美景看完后，都会去参观一下当地的历史博物馆，不为什么、习惯和喜欢而已。历史的本意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看多了，发现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对历史的理解大相径庭。下面就讲讲我俩参观四个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感受。

先讲位于法国诺曼底首府卡昂（Caen），由诺曼底战役交战双方 12 个参战国共同奠基，每个国家贡献一块寄语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纪念馆。美国寄语用的是联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出发令里的：“全世界的眼睛都看着你们…”；德国的是：“德国人民承认：人的权利不容践踏，人的权利永不失效，此乃人类社会的根本”，算是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馆标是个三根粗索子缠绕封住枪口的青铜手枪雕塑，题铭为“非暴力”，纪念馆现在的名字是“和平纪念馆（Musée pour la Paix）”。

这个巨大的纪念馆占地达 1.7 万平方米，旧址是当年德军司令部。常年展览部分达 5800 平方米。我俩一大早纪念馆一开门就进去，一人要了一套英文解说机，带上耳机站在展示牌（柜）前开始听法国人对二战历史的解读，发现和我俩以前去过的美国及其它国家的二战历史博物馆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该馆“以和解的精神讲述 20 世纪惨烈故事”的建馆宗旨也许会有点暗示。挑四处说说。

第一处展柜显示亨利·菲利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的人像和文物，我问老缪这是谁。老缪告诉我，这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英雄，爱兵如子的法国元帅。二战时代表法国投降纳粹德国后成为伪政权首脑，与纳粹狼狈为奸，妥妥的法奸，法国的汪精卫。耳机告诉我，1940 年 5 月纳粹德国闪击法国，英法联军奋勇抵抗，但很快就显出败势。贝当当时驻外，法国政府企图依靠贝当的威望，挽救法国战败的命运，乃推举他为副总理。贝当本可置身事外，但选择回国临危受命。在总理辞职逃亡后，成为总理。法国这时已经山穷水尽。德军绕道攻击成功，已进入法国腹地，三十万英军见势不妙撤回英国保存实力。法军被德军前后夹击，溃败指日可待。法国民众则普遍厌战。6 月 17 日，贝当代表法国投降德国；以接受德军占领大半个法国，占领军的费用由法国负担、军队在二战中保持中立、政府在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同德国“合作”等苛刻条件换得保持国家主权、领土、和

军队基本完整的宽厚结果。法国工商业、民生、艺术品等得以保全，官兵得以保命，民众避免了生灵涂炭。贝当成为新法国政府首脑，手下得意门生戴高乐将军则单身逃往英国成立流亡政府继续抗争。大致就这么个意思。我怎么听，这也是在说，投降怪得了贝当吗？不投降，大家宁死不屈？英国的责任呢？和老缪核实过，就这个意思。

第二处是一块上面贴着一张死刑判决书的实体模型。耳机里说，法国投降后，法国地下抵抗运动对纳粹德国的占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抗，对法国的解放贡献很大，抵抗运动的主力是“法国共产党”；也和老缪核实过，就是这么说的。博物馆语音播放判决书上的死刑犯，一位法共党员，给父母的绝命书；儿女情长又视死如归。一方面感谢父母，为自己不能陪伴她们抱歉，另一方面又告诉她们不要为自己伤心，因为自己是为正义献身。我用耳机听完了英文朗读，全程流泪。

第三处是全世界各地断壁残垣、民生涂炭的图片。主要讲的是发生在法国的奥拉杜尔大屠杀（Oradour-sur-Glane massacre）。德国党卫军营长阿道夫·狄克曼（Adolf Diekmann）为报复游击队伏击杀死他的同僚，命令手下用汽油、炸药、手榴弹、机关枪，冲锋枪屠杀了 642 名村民，其中包括 190 名男子、247 名妇女、和 205 名儿童。许多中国人都看过的法国电影“老枪”里重现的就是这次惨案。我俩事先计划要去参观奥拉杜尔村的，看了展览后，失去了勇气。这个博物馆也提到了发生在其它地方的大屠杀，包括南京大屠杀，这是我俩在国外看历史博物馆的唯一一次。此外，就是描述狂轰滥炸对平民的伤害，纳粹德国固然这么干，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其实也这么干；比如说，仅仅卡昂城内就有 75% 的建筑物被炸毁，大约 3000 平民被炸死，1500 受伤，数百人被埋在瓦砾下。

第四处是法国的反省。两件事，第一件是法国在二战期间的反犹行为。始作俑者是德国纳粹，但法国政府和人民的责任一点不小。这里可没有为贝当的罪行有半点推诿，而是认定他和其领导的政府必须为此负责。展板和耳机讲述了发生在一个小镇的故事，这个小镇原有男女老少 100 多名犹太人，接受到德军的命令后，全数被抓捕，送往欧洲各地集中营，战后仅有几名存活。如果没有当地法国警察和居民的积极配合，德军是断断不可能有这个本事的。第二件发生在战后，法国民众对被指控与德军有染的妇女泼墨汁、剃光头、脱衣服、极尽羞辱之能事。国家战败、全民投降、人人有愧。被解放后，却有勇气贬低、抛弃、和践踏最弱势群体，完全违背她们的人权、这才是法国人的最大耻辱。

总之，这个博物馆以平铺直叙，摆事实，给数据的方式讲二战历史。有对历史中人和国家无可奈何的解释、对历史的诚实、对战争残酷性的认识，和对自己国家丑行

的反省，很符合我和老缪的口味。我俩看和听都很仔细，以至于两人解说机的电池都用完了，换过一次直到闭馆才离开。为此错过了看卡昂的其它景点。不过，我俩旅游总这样，到了景点，长呆短呆，随心所欲。这也是我俩总是单独自由行的原因，谁也受不了我俩这习惯。

接着讲讲一百万人口小国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历史博物馆。在讲之前，先大致介绍一下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立陶宛的共同历史。这三个小国本地民族形成的时间都很早，但都非独立国家，而是分属不同的国家。到了18世纪就都被沙皇俄国吞并成为边疆行省。19世纪，德国做大，这三国就成了俄德争霸的战场，有时在俄国手里，有时在德国手里。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东西两线作战，东线俄国爆发革命推翻沙皇，当时的革命领袖相信民族自治，乃把不易分裂的行省制俄罗斯帝国改成可分裂的加盟制苏联苏维埃政府。顺便说一句，普京和许多俄国人最恨革命领袖的就是“苏联”这个发明了。

1918年，刚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为集中力量对付大规模内乱在东线主动向德国求和，把波罗的海三省割让给德国。可没过多久，德国就在西线战败投降，自顾不暇，没来得及收割。三省土著民族与俄国人不同心，也不认同苏维埃制度，于是趁机在俄德两国都内外交困自顾不暇的1918年独立成为波罗的海三国；苏维埃政府当时无力讨伐只能认了。独立的日子过到1940，苏联（俄国）德国国力都今非昔比又有能力瓜分欧洲了，这回是德国把三国划给苏联。苏联随即进军，三国成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三国又到了德国手里。1944年，苏联反攻，三国又以加盟共和国的方式回到苏联怀抱。1991年苏联崩盘，波罗的海三国再次独立。

爱沙尼亚历史博物馆讲历史始于1918年的独立运动，重点放在爱沙尼亚的苦难史，尤其是发生在1949年把2万多名（3%爱沙尼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中3千人在路途中命丧黄泉的悲惨经历。一大堆模型和复制品重现了当年爱沙尼亚人的妻离子散悲恸欲绝，给人很深的印象。但我心里有个疑问，就去问老缪。你不觉得这段历史很突兀吗？老缪说，他也觉得这里讲历史只是挑一段说。还问我是否记得我俩年轻时读过的一本苏联小说，好像就是讲这段历史的。我完全不记得了。乃决定晚上上网去查查。老缪告诉我，他看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一块展板上记录了爱沙尼亚苏维埃主席团的最后一次投票，全票通过解散苏维埃政府，和平演变就这么容易？

晚上上网一查，明白了。1941年，德国入侵爱沙尼亚，当地人视德军为解放者，主动配合杀害了几乎所有犹太人和1,000多名俄罗斯人，还有将近4万爱沙尼亚人

自愿参加德军与苏军作战。苏联（俄国）政府对在自己怀抱里生活过 200 多年的爱沙尼亚儿女对祖国母亲的如此无情无义、痛心疾首、乃决定集体惩罚，流放发生。这当然并不证明流放爱沙尼亚人的正义，就跟卡昂的二战历史纪念馆提到奥拉杜尔大屠杀的原因是报复游击队杀死一名德国军官不能为大屠杀制造者脱罪一样。但一点不讲，历史就显得突兀了。

关于全票通过解散苏维埃政府，老缪说，你还记得中学政治老师说过：推翻一个政权是很不容易的。原因嘛？咱俩都很喜欢的雨果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九三年》里给过一个，老师给过一个。

在《九三年》，雨果认为是“人性”，代表法国旧政权的叛军头领伯爵认为旧政权代表人性，必须誓死捍卫；而其侄子革命军司令认定自己之所以要推翻旧政权就是因为其没人性，为了人性，必须坚决推翻。在一次殊死对决中，本已逃脱的伯爵听到被他关在阁楼里就要被火烧死的孩子和孩子母亲的呼叫，毅然决然返回用自己身上带着的钥匙打开阁楼救出孩子，被团团围住阁楼的革命军抓住，就要走上断头台。革命军司令发现，伯爵为人性被抓，代表了人性，如果把他送上断头台，自己代表的就不是人性了，于是放走伯爵，自己上断头台，为捍卫人性而牺牲。当然，雨果是位人文主义浪漫作家，这个故事浪漫过头了。但一个人要战斗，一定得有某种崇高的目的，比如说捍卫人性，值得为之一战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如果按这个解释，这时的爱沙尼亚苏维埃主席团里没人认为苏维埃政权代表任何崇高，人性或者其它，全体不战而降。

政治老师给的则是，政权代表阶级利益，要推翻一个政权，其代理人一定会以死抗争因为他们的利益会因政权变更受到损害。可这次，据说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爱沙尼亚苏维埃主席团连这个政权代表主席团成员的利益都不认，所以才会投全票推翻这个政权。事实上，苏维埃政权倒台后，就没一个人站出来说过，倒台的政权与自己有关，代表自己的利益。一个根据某种理论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权把自己弄到不代表任何人的利益，没一个人愿意出来为之抗争，这个结论就更不妙了。

再来看看与爱沙利亚历史相似的芬兰国家历史博物馆是怎么讲历史的。看过俄国 1812 年从瑞典手中夺得芬兰据为己有的历史后，走进一间复制的金銮殿，准确说应该是王座室，室内放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金碧辉煌的宝座，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赫尔辛基行宫的宝座。他那时当然也是俄国的大公国芬兰的大公。

继续看，接下去是一味地为这位沙皇的评功摆好。解放农奴、在语言，贸易、身份等诸多方面平等善待芬兰人。最重要的是，他给了芬兰人充分的自治权。由于亚历山大二世，在芬兰独立前，芬兰人实际上是自己管理自己，立国的条件已经成熟。独立运动领导人 1917 年只不过是俄国内外交困无暇顾及之际开了几天会趁机把芬兰的名字从大公国改成国，算不上开国元勋。功绩还得归亚历山大二世。

此外，在东方是政府大楼，南面不远处是总统府、最高法院，西面是大学，北面是大教堂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中心广场，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让自己国父的假身或者真身站着、躺着，至少也得立个碑的地方，矗着的是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青铜全身雕像。我和老缪得出的共同结论是，讲历史、芬兰人民是把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当“国父”了。

不过，这位沙皇的祖国可没少给芬兰苦吃。1939 俄国（苏联）入侵芬兰。虽然没像波罗地海三国那样亡国，芬兰可是割让了 10% 的国土才保住国家。为收复失地，二战时芬兰站错队帮德国一起收拾过自己原来的祖国。战后，失地没收回，反是打了多年苦工赔了不少车皮的粮食、钢铁、木头什么的，才算扯平了。再说了，把在自己的祖国因为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的亚历山大二世当“国父”在芬兰供起来纪念，“卖国求荣”的沙皇自己大概都不想认。芬兰人讲历史不仅有肚量，还很有幽默感。

最后看看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历史博物馆怎么讲历史的。这个馆其实不讲历史，而是反思历史。展示的是现在的荷兰对它过去曾经殖民过，掠夺过的国家的深刻反悔和愧疚。一进馆就是当代历届荷兰国家领导人向殖民地人们真诚道歉的视频。然后讲荷兰从它的亚洲非洲殖民地国家捞到的各种好处，还有就是殖民地人们怎么反抗又怎么遭到残酷镇压。最后是殖民地和宗主国现在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必须合作共存。

这么讲历史当然没错，但这不是我和老缪要想知道的历史。况且，这个博物馆讲历史不用历史文物、或者任何历史事实、用的是现代荷兰人为控诉自己祖先的滔天罪行创作的图像、定制的道具、和政治正确的文字。这么讲，似乎在说，殖民地的一切苦难都是殖民者造成的，没有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殖民地人民原本是生活在天堂里的。我不知道荷兰殖民地的具体情况，但去过墨西哥，知道南美殖民地的生活情况。生产力低下吃穿住行惨不忍睹不说，就说随时有可能被敌人或者自己人拿去看石刀解剖了祭天就肯定不幸福。

看看我俩周围，火热的旅游季节中，只有不超过五名其他游客，是我俩进过的参观者最少的历史博物馆；当然，也是逗留时间最短的。出了博物馆，才发现周围有成群的大学新生在门前，看来这里是个教育基地。

这个经历让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台湾作家龙应台写的一本书《亲爱的安德烈》，她的两个混血儿子是在德国接受的教育。每每谈到希特勒、二战和屠杀犹太人，两个大男孩会立马严肃紧张起来，努力说明绝不允许这些事再发生。龙应台说，这是德国作为一个战败国把深刻的忏悔放入教育的结果。回顾一下这几天在阿姆斯特丹的经历。过去几百年洪水猛兽般称霸世界的欧洲人，如今他们的后代在深刻反省自己国家的历史，积极环保、反对战争、躺平享受福利，历史在变。

前人创造历史，后人随便讲。对此，很有幽默感的芬兰国家历史博物馆在一进馆的位置就先展出了下面这些话：

人由十米长蜿蜒曲折的管道组成，这些管道输送营养液，养些有趣也还有点用的附属器官，比如大脑和心脏。用它们，人试图理解世界。即使没有科学，信息也一直存在。永恒不变的真理实属罕见。

人能想象出天仙、天使、和天魔。其创造的文化由完全无用但大大浪费能量的部分组成：诸如信仰、故事和传说、音乐、博物馆、游戏、谎言、以及翻来覆去和一成不变。在这个虚构出来的、由疑惑和无来由组成的领域里，人因此生而为人。人有能力信或者不信。

最擅长宣传的纪念馆

参观这个后来被我和老缪认定为最擅长宣传的纪念馆纯属歪打正着。我俩的目的地是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早上 9:00 点在纪念馆站下车，走了几步就看见一明显是纪念馆的建筑物，门口还排着一长列以色列士兵。不假思索就走进去了。工作人员问我俩有预约吗？没有。那可不行，参观需要提前好几天前预约。我们远道而来，就为看这个纪念馆，一大早就匆匆赶来；一通祈求。工作人员看我俩情真意切就说，这样吧。下个小时 10:00 点有英语参观。今天刚好人不是很多，为你们破个例。我俩谢过她，把票拿过来一看，才知道进错门了，因为票上印着，赫茨尔纪念馆（Herzl Museum）。但我俩也不好意思不参观了，乃开始读纪念馆介绍。方知道这个纪念馆的主题是锡安主义（Zionism）也称犹太复国主义。纪念馆的主角是以色列国父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 1860 年—1904 年），这个纪念馆和不远处的大屠杀纪念馆都建在一座以他命名的耶路撒冷最高的山上。他的墓就

在山顶，整座山是以色列用来安葬其最英勇的烈士和为他们竖纪念碑的。用那一小时的等待时间，我俩仔细一一瞻仰过。

想想，赫茨尔终年 44 岁，在以色列建国前 44 年去世。身份是奥匈帝国的一名犹太裔记者和律师，36 岁那年才出版了本小册子《犹太国》，开始自己做和启发犹太人做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春秋大梦。他没有组织过任何铁血组织、建立过任何武装力量，也没为以色列的最终建立流过一滴血撒过一颗汗，且只有 8 年时间圆梦。要通过展览证明他被尊称为以色列国父当之无愧，这个宣传工作有多难。

纪念馆的设计者是如何做的呢？一进纪念馆，先看一部短片，一位文绉绉、精力充沛、说话很有磁力的演员去见正计划拍赫茨尔传记片的历史学家和导演，面试成为电影主角。一通表演后，历史学家和导演同意，这演员和赫茨尔长相神似，精神头相同，声音也一样，就他了。就这样，设计者就把赫茨尔的形象巧妙地介绍给参观者了。既然是拍电影，接着就让参观者跟随电影的进程走进一个个展厅。每个展厅前面是一个屏幕，一会儿显示拍电影时历史学家、导演、和演员三方的有机互动把这段进程的历史意义、表现手段，和具体表达从三个角度生动地呈现给参观者，一会儿又用电影片段反映赫茨尔的一段生平，也即犹太复国主义的一段历史进程。展厅里则摆设出电影片段里人物活动的场景，让参观者有旁观历史的感觉。如此，采用影像、声音、场景以及不同身份人物角色的转换和转移，枯燥的历史顿时变得活灵活现，成为可以感同身受的现实。

挑几个片段说说，第一个，衣着华丽的赫茨尔在和一位看来像皇帝的人坐着商谈。历史学家告诉你，赫茨尔利用自己家的钱通过贿赂的手段先后觐见了当时不断变动的巴勒斯坦地区的主人：奥斯曼帝国苏丹、德国末代皇帝、英国殖民大臣等高官，劝说这些统治者把巴勒斯坦出让给犹太人建国。导演告诉演员，虽然赫茨尔背后并没有组织、金钱、和犹太民众的支持，但他绝对有代表不存在的强大犹太帝国的气派。电影里，演员扮演的赫茨尔大言不惭地表示，如果出让巴勒斯坦，我们犹太人就吧奥斯曼、德意志或者大英帝国的外债全包了。当然，这些空口无凭的努力徒劳无功。但这时历史学家就会出来告诉你，徒劳无功但大方向对了。犹太复国主义后来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干成功的。即犹太人复国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直接和国际强权打交道，得利用舆论与大众传媒引起全世界公众包括犹太人的注意和支持，使复国不再是空谈而是个有待解决的国际政治焦点问题。赫茨尔的主要贡献在此。

第二个，场景是赫茨尔在其办公室准备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主席讲演—复国宣言。演员拿到稿子后就慷慨激昂照本宣科念了一遍。历史学家和导演立马叫停。历史学家给演员解释这份宣言的重要性以及要达到的多重目的：获得同情、引起共

鸣、鼓励士气等。当然，参观者也就同时受教育了。导演则给演员讲要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在充分理解宣言后控制声音的高低、节奏、快慢、抑扬顿挫，才能达到效果。听教诲的演员则去努力学习历史，理解宣言、反复练习，一次又一次排练，最后终于重现了赫茨尔当年讲演的效果。如此，参观者真可以从中明白点啥，学到点东西。

第三个场景是赫茨尔的离世。逝世前不久，赫茨尔改弦更张支持当时英国政府倡议的“乌干达方案”，即在东非英国殖民地划出块地方来让犹太人建国，而非一定要在巴勒斯坦建国。他的理由是：当时俄国和一些东欧国家排犹已经发生，虽然最终仍然要在巴勒斯坦建国，但早一天建国，就可以早一天挽救此时此刻就有生死存亡之忧的同胞。这个主张并不为大多数犹太人所接受。身心憔悴的赫茨尔英年早逝于维也纳。

在展览的最后，纪念馆的设计者做了个慷慨激昂的总结。赫茨尔梦想建立在巴勒斯坦的全世界犹太人共同的家园——以色列，实现了。他倡导的使用一门共同的语言——希伯来文，实现了。他坚持的犹太人的国家必须不听命服从任何国家，只考虑自己的民族利益，实现了。他主张的…，实现了。今天的以色列就是赫茨尔梦里的犹太人国家，国父非他不可。

如果我是一个犹太士兵或学生，看完展览也一定会热血沸腾，对这位国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得不说，犹太人的确是搞宣传的天才。

旅途中的胡思乱想

法国巴黎卢浮宫，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画像前，人头攒动。来自全世界的游客要么在仔细欣赏，要么在给蒙娜丽莎拍照。突然，一位中国大妈挤到了画前，用中文对她的同行喊：“快，帮我和蒙娜丽莎合个影。”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游美国黄石公园。那时还没新冠，有许多华人旅游团也在那里。开车在路上，听有人喊，“快看，黑熊”。顿时，路上的车都停了，大家都下车看或者给一头正在路边山坡上漫步的黑熊拍照。这时，恰好有一辆满载中国游客的大巴就在附近，车门一开，人全下来了，单个或成双结队的大妈（大爹），争先恐后背对黑熊摆好造型、开始自拍或者他拍，准确地说是抢着和黑熊的屁股合影，因为黑熊这时已经转身准备离开。

这种行为当然不能也不应该用好或者不好来评判，习惯而已。不过，我多年旅游中的见闻告诉我，这个旅游一定得和美景或者并非美景，比如黑熊的屁股，合个影，有时候甚至是以牺牲观赏美景为代价也在所不惜，的习惯，就咱们同胞突出。

我家老缪喜欢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就问他了。他的解释是，世界上唯心主义者多，相信“我思故我在”，意思是世界上啥都可以怀疑，但我的存在无可置疑。思（想）得有主体（我），当一个人看到蒙娜丽莎或者黑熊时，只要脑子闪个念头，就知道“我”必然存在。不管知不知道这个说法和背后的道理，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置疑自己的存在，也不会想用行为证明“我”的存在。所以，当看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或者黄石公园的黑熊时，对于是“我”在看根本就不会有一丁点怀疑。这时唯一有点意义的事就是看清楚它们，最多给它们留个影。以后如果忘了或者给人讲起时，可以拿出照片说，这是我看过的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或者黄石公园的黑熊。

咱们中国人有点例外，我们受的教育以唯物主义为主，讲的是物质先于意识。据教科书说，物质是独立于精神之外的客观实体，循环往复，普通人听不明白。大家在乎的是存在，即被普遍认识了的物质实体。对唯物主义者来说，存在先于思维，恰好和唯心主义反过来；且决定一切。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或者黄石公园黑熊的存在，大家耳闻目睹，你知我知，无可置疑，但“大妈”的存在则并非如此。当开口说“我看过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或者黄石公园的黑熊”时，大妈要是没有一张可以用大家都承认存在的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或者黄石公园的黑熊做物证来证实“我”也同时存在的相片，自己都会觉得没底气说出来。当看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或者黄石公园的黑熊时，大妈最在意的是证明“我”的存在。咱们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行为上的许多差异其实都可以用我们需要随时随地向他人证实“我”的存在；比如说，需要别人承认一个去过卢浮宫或者黄石公园的“我”的存在来解释。

根据我在全世界旅游的所见所闻，老缪这个解释好像有点道理。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e）旅游时，恰好遇到个不知是啥名目的节日。成群结队的女子穿着五颜六色的西班牙长裙，花枝招展、在街上走来走去。我发现，她们既不热衷于照相，也不特别在乎来自当地人和全世界游客的目光；只是在随心所欲地彰显自己的美丽，让自己高兴。中国女子当然也有精心打扮的时候，虽然远没有这些西班牙女郎夸张。但通常要么是为了照相，要么是去见男友或者女为悦己者容，好像是有点想证明美丽的“我”存在的意思。



Figure 11 西班牙女郎长裙展

还有一次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皇家中心广场，看到三四位穿着芭蕾舞服的年轻美女在那里显美，许多人围着她们照相。我问了一位正照相的，他说她们大概是被当地的摄影爱好者邀请或者雇来做模特的。不过，这里是公共场所，谁都可以拍照。我在跟着拍照时察觉，这几位美女其实是在自娱自乐。她们根本就不在乎是当地的摄影爱好者还是国际旅游者在拍照，甚至都不在乎有没有人在拍。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起舞，亮相、显示自己美丽的身姿。我想，即使是雇，在中国大概率也会是美女雇摄影师拍照后示人让大家知道自己的存在，美女的表现也会不一样的。



Figure 12 芭蕾舞女

我和老缪没有和风景拍照证明自己存在的习惯。但我发现我俩的旅游习惯和一些欧美游客的还是不同的。一次，乘游轮到达立陶宛的港口小城克莱佩（Klaipeda）后，和几位欧美游客一起下船去小城闲逛。走过一个风景优美，有音乐家在表演，周围有吃有喝的地方，我俩呆了一会，继续前行。回来登船时，见几位还在那里，告诉我们享受极了。当然，差别最明显的是到了那些风光绚丽、气候宜人的旅游圣地，

比如说夏威夷或者希腊的海滩。许多欧美游客到了那里就不动了，啥也不干、啥也不看，海滩一躺一天，我就受不了。我俩到了任何地方，总想多看看风景地貌，多经历一点当地的人文风情，停不下来的。

其实，不用旅游，我也知道我们和其它民族的人生态度是不太一样的。在美国，机缘巧合，我和几位巴西非法移民家庭的生活有了交集。这些家庭的丈夫主要从事园丁的工作，夏天给人割草，冬天扫雪；妻子给人打扫卫生。租房住，每个月的房租都要拖到发工资那天才能交得出来。这要是我，快活不起来的。但这一点不耽误他们享受生活。租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收拾得整整齐齐，墙上挂满家庭照片，每次见到都感觉他们小日子过得挺美。周末一家人在公园烧烤聊天、海边钓鱼、踢球玩耍，不亦乐乎。看起来比我们刚来美国时的生活快乐不知有多少倍，其实就那时候我们的经济情况以及未来的期望都比他们好太多。他们似乎既不羡慕谁、也不跟谁比、当然更不会在乎或者想证实“我”的存在。

我觉得老缪说的有点道理，但心里并不接受他的解释。在一次参观完博物馆后，我释怀了。在外旅游，除了看美景外，我喜欢逛各种艺术历史博物馆，老缪的爱好和我是一样的。有些我俩甚至可以呆一整天，而且这样的博物馆还不少，我真是从中感到是快乐，谈不上证明“我”的存在。我甚至不会告诉任何人我这么做过，或者跟谁说我的感受。

我不相信只有躺在沙滩上一整天享受美好天气和海景一种快乐。我为那些能在海滩上躺一天享受生活的人高兴，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不能，我就不正常，或者我从参观博物馆中得到的快乐就不是快乐。在旅游中，我愿意更见多识广一些。看到任何美景，到了任何佳境，我都停不下来，我更愿意继续朝前走四处看，即使什么也没看到，也不后悔，仍然快乐。

有一年美国国庆节，天气太热，我家四口哪里也没去，都待在家里。俩女儿，我家老缪和我，四个人每人各找了一个舒服的地方，自己读自己喜欢的书，屋里安静极了还乱哄哄的。我边读书，不时看她们一眼，对自己的生活完全满意满足。我钦佩那些巴西非法移民能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得快快活活的能力，在烧烤聊天中幸福，但我不烧烤聊天也幸福。

我同意“我”的存在是不需要证明的，生活就应该像我我喜欢的一段祷告词里说的：“欢度当前的每一天；享受当下的每一时刻”。但不接受想让别人看到一个不同于上帝馈赠的“我”的存在的努力是为了证明“我”的存在。也许在别的文化里，一

个人就该接受“我”就是如此，就该接受如此的存在。及时行乐，就是欢度当前的每一天，享受当下的每一时刻了，但我们中华文化是不一样的。

我家老缪是我见过的对证明自己存在最没有兴趣的一个人，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思故我在”，一个人的存在是不需要别人认可的。他大学毕业时和同学临别时的留言是：“我不愿意被人管，也不想管别人。”在生活中，他刻意表现出一个旁观者的姿态。事实是，他天资聪明，在我认识他之前，就是一个勤学好思的人，并一直如此。我就不吹他的勤学好思对我的一生影响有多大，讲两次偶遇吧？

有一年，在美国偶遇一个老缪的邻居。她对我俩说，你俩那时不认识我。可你们知道吗？当年高考复习时，周围三幢楼的人都是用你俩（我那时和老缪晚上在一起复习高考）屋里的灯做信号的。当我实在困了，熬不住想睡觉时，就出门去看看你们的窗户，如果还亮着，就不敢睡了，又回去继续挑灯夜战，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医学院。后来又遇到另一个比我俩年轻好几岁的，他对我说，他当年考高考复习时，晚上累了想睡觉时，他爸妈就跟他说，你记得你缪哥家的灯在这个钟点熄过吗？

我当然不是说，这两位考上大学跟老缪有任何一点关系，而是说在我热爱的中华文化里，一个人就应该更努力成为一个比现在的“我”更优秀的存在，而非接受“我”本来的存在。我俩是这样的人，那两位朋友也是这样的人，甚至那些大妈们也是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太过火，她们的所作所为无非就是想让人知道，一个比别人更优秀的“我”的存在吗？没什么不对不可以的。正如我前面说的，我们有我们不同的快乐。

总之，我不觉得我们需要为我们不能和不会及时行乐的文化感到内疚，或者说我们的文化有错。与此相反，我觉得我们应该坚持不懈，相互鼓励，把这个文化传给我们的下一代。现在我已退休，我不会停下来，不会躺平，而是想多看看这个世界，多知道点东西，让自己变得丰富一点，更见多识广一点，这样做才是我的欢度当前的每一天，享受当下的每一时刻。

这口罩该戴还是不该戴

2021年夏天，李宁和我去明尼苏达（Minnesota）州旅游，这是我俩游遍美国50个州的最后几个美国边疆州之一。州议会大楼据说建得很有特色，我俩就去了。当时还是新冠期间，到了门口，看见一块告示牌上写着：

“没打过新冠疫苗的，请戴上口罩。”

利宁和我都打过，我对利宁说：“我们不用戴口罩吧？”利宁看了一眼说：“还说你逻辑好呢，这都读不懂。这是说，没有打过新冠疫苗的，必须戴口罩。打过的，可以选择戴还是不戴，戴上。”

有太太的都会明白，我会怎么做。我俩戴上口罩，走进议会大楼。进去后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没戴口罩，戴口罩的少数人单独站一块，成为一个小团体。也许是我做贼心虚，我总觉得大多数人都用鄙视的眼光在看我们这些不打疫苗还出来逛的“不自觉份子”。而且，我还有一个发现，戴口罩的小团体里，亚裔（华裔）的比例有点高。这有点奇怪，因为据我所知，亚裔打过疫苗的人的比例更高。我怀疑，他们也和我俩一样，灵活解释了逻辑。我的怀疑是有点根据的。

新冠期间，美国政府为了帮助中小企业和需要帮助的民众，实行了一系列的纾困措施。这就有了临时农产品市场，让当地的小农场去城里摆摊提供新鲜农产品。入口分左右两边进场，也是放一告示牌写着：

“有需要帮助的，请走左边。”

左边放一张桌子。坐着几个人发政府印的代价卷。拿到后，交给卖农产品的，就可以拿农产品走人，方便、快捷还省钱。大多数人看完告示后都走了右边。利宁这回坚持走右边。她想都不会想去走左边。这里的逻辑其实跟口罩告示同质。在美国，大多数人是没有灵活解释逻辑的本事的。这种用简单逻辑指导人行为的告示挺常见。我想了想，有几个问题：

在中国，会出现用如此简单逻辑指导人行为的告示吗？

如果出现，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如果是在中国，看见州议会大楼里的两组人，你认为呆在哪组被感染新冠的概率小点。在美国呢？

朝圣路上的好运

在计划以色列朝圣之行时，我就给我家老缪提过要求，所有基督教圣地圣址一个不能拉，我都要去。我当然知道这不大可能做到。最终老缪选定、我核实过的所有地方，我全都到了。大部分一帆风顺，但有四处可以说是凭好运才看到的。

第一处是圣殿山（Temple Mount），山上有个金光闪闪的圆顶岩石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建在块著名的岩石上，据传是上帝用泥土造亚当，也是亚伯拉罕试图献祭其子以撒的的岩石，后一个无比重要的故事讲出了一神教（上帝）信仰的精义。

此外，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当初也是踩着这块岩石，和天使加百列（去拿撒勒向圣母玛利亚报喜的同一位）夜行登霄，在天堂见到真主（上帝）的。再加上，这个地方是犹太人两千多年前被摧毁了的圣殿的所在位置。犹太人无论住在世界何方，每天都会祈祷：“愿这是你的意愿，圣殿将在我们有生之年很快重建”。不过，如果这真发生，天下可就不太平了。在此之前，我一定得看看这个三教圣地。

圣殿山的清真寺现在每天仍然开放给穆斯林做祷告，老缪告诉我只有早上 7:00，中午 12:00 点后的短暂时间会让非穆斯林游客进入圣殿山，所以那天早上我俩一大早 6:00 点多就出门了。在耶路撒冷旧城光滑的石板路上穿行，看见几处指向圣殿山入口的标志，但每次走近都被士兵拦住。“只有穆斯林才可以进，你们是穆斯林吗？”士兵告诉我俩，非穆斯林只能从哭墙，即被毁的圣殿残留的一段石头墙基紧旁边的那个门进。经过苦墙，很热闹。我俩跟着人群分别进入男士女士区，摸摸苦墙、看看犹太人的吟经祷告，照照相，发发呆。这么一来，就差不多 8:00 点了。这才耐心排队进圣殿山，走过一道厚重的铁栅栏门。才过，就听见门开始咯吱着响，随后就关上了。于是，我和老缪就成了当天早上进入圣殿山的最后两人，真幸运。好处当然就是在圣殿山上我俩不用和任何人挤着看景。



Figure 13 哭墙和圣殿山

第二处是位于橄榄山(Mount of Olives)，耶路撒冷最漂亮、有七座金色洋葱顶的抹大拉的马利亚教堂(Mary Magdalene Church)。我和老缪在以色列跟随耶稣足迹的朝圣之旅是与耶稣的生平反其道而行之的。在走完了耶稣背负十字架去向生命终点的最后一段路，苦路(Via Dolorosa)十四站，参观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被埋葬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er)，表达了对主耶稣的敬意和崇拜后，我俩到了锡安山(Mount Zion)，锡安主义，中文通译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命名地，因为它是犹太人著名的朝圣地“大卫墓”的所在地。大卫墓的楼上就是“马可楼”(Cenacle 或者 Upper Room)，耶稣最后的晚餐之处。参观完这两处圣地后，去了纪念在耶稣被捕的那天晚上，鸡叫两次以前彼得三次否认耶稣的

圣彼得鸡鸣教堂 (Church of Saint Peter in Gallicantu)。再来到耶稣在地上生命最后一周居住的橄榄山，依次参观了耶稣被犹太大出卖的客西马尼园 (Gethsemane)、知道自己只能在世上再活一天的万国教堂 (Church of All Nations)、母亲圣母玛利亚的墓藏教堂 (The Tomb of Mary)、耶稣预见耶路撒冷毁灭而哀哭的主泣教堂 (Dominus Fleuit)，和耶稣升天教堂 (Church of the Ascension) 后，跟随手机导航攀山，去参观最早见到耶稣复活的洋葱头教堂。到了教堂位置，却没看到有门，只见一道高高的围墙团团围住当今的俄罗斯东正教女修道院。我俩认定门是会有有的，就顺着围墙边的路往上爬去找，结果爬到山顶也没找到，只好从围墙的另一边下山。不死心，又回到一开始来过的位置。

这时看见两对年轻人站在墙边，其中一个男的在按门铃。这才看到一扇和墙同样颜色，镶在墙上的小门就在门铃旁边。这门应该一眼能看出，可我和老缪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谁也没看见。门上有个多语言的告示说，修道院今天不开门。可按门铃的那位，不开门绝不罢休。一位修女开了门，讲了几句应该是俄语的外语，修女就让那两对年轻人进去了。我忙用英语对修女说，让我俩也进去吧。修女大概没学过拒绝人，就把我俩也放进去了。我穿着裤子，修道院规矩多，她还去找了俄罗斯大妈穿戴的长裙和头巾让我套上包上。真巧，如果我俩第一次来时看到门和告示，肯定就放弃了。不死心返回时，早一分或晚一分钟，都会错过稍纵即逝的开门机会，运气真好。



Figure 14 万国教堂和洋葱头教堂

第三处是去参观为纪念耶稣发表规定基督徒言行及生活规范的山上宝训，也称“天国八福”的八福堂 (Church of the Beatitudes)，我当然不想错过。此前，我和老缪已经游览了耶稣度过大部分生命时光的加利利湖区的其它圣地：首次宣讲福音的古犹太会堂遗址耶稣会堂 (Synagogue of Jesus)，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神迹的五饼二鱼堂 (The Church of the Multiplication of the Loaves and Fish)，和向圣经中的女信徒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女性致敬的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建筑奇观阿尔图姆教堂 (Duc In Altum)。甚至还去看了古船博物馆里那艘耶稣时代的加利

利古船 (The Galilee Boat)。看古船需要预约，我俩没有。正站在古船展览大厅门口发呆时，电子门自动开了。有几个有预约的旅游团要进去，我俩就把自己归为其中一个团的成员进去了；这当然只能算小庆幸。我俩当天还参观了以色列的第一家人民公社，德加尼亚基布兹 (Degania Kibbutz)，发生了件让我俩旅游生趣的事，也因此耗时太多。如此，在开车去八福堂的路上，就发现时间可能不够了。老缪紧赶慢赶，车到门口时，两扇大门已经关了一扇，一位小哥正走去关另一扇。我打开车窗大喊，等等。然后跟小哥祈求，我俩远道而来，都到这里了，就放我们进去吧。小哥同意了。进去停车后，我俩又朝教堂连奔带跑，发现是个修女在准备关门才放慢脚步。果不其然，不会拒绝人的修女又放我俩进去了。真险，再晚三十秒，就无可救药了，算不算好运？



Figure 15 阿尔图姆教堂和八福堂

第四处，也是最后一处，是到耶稣诞生地伯利恒的主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严格地说，是亲手摸一颗 14 角伯利恒银星指定的耶稣诞生的地点——主诞石。更严格地说，摸到也不是我和老缪的好运，而是带我们旅游团的那位伯利恒当地基督教导游的精明能干所致。不过，那天早上导游就给我们讲过，我知道你们今天旅游的重中之重就是摸到主诞石。但我得事先告诉大家，90%的可能是你们都不会有这个机会。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你们圆梦，祝你们今天好运。摸主诞石只能一个一个人来。摸到了，哪个基督徒会不跪拜、然后来段或短或长的祷告。啥规定都没用，一定会发生，快不了。如此，每天成千上万的旅游者，能摸上的就只有不多的幸运者了。

我们到达主诞教堂时已经三点多钟了。导游一声令下，谁也不许在教堂外照相，看风景、带我们马上快速低头弯腰通过谦卑之门 (Door of Humility)，一扇 1.2 米高不到 1 米宽的低矮石门进入教会大厅排队。这一招就把先于我们到达的两个，和我们同时到达的三个旅游团甩在了后面。有一个精明能干的导游就这么重要。进去 10 几分钟后，谦卑之门就关了。我俩前面这时排着几十个人，后面也有几十个

人。队移动得很慢，大约 30 分钟后，可以看见一扇通往主诞生石所在的地下洞穴的小门了，但队却不动了。一位亚洲富商要单独摸，大家得让他。原来这种地方也是有钱就可以特殊的。过了 15 分钟，队又动了。导游以教会工作人员的身份把守着那道小门。我们旅游团一过，他就宣布今天参观到此为止，把小门给关了。这样一来，摸主诞生石时，我就可以从容跪拜祈祷了。



Figure 16 主诞教堂、谦卑之门和伯利恒银星

附记：利宁没有写也没有告诉过我她的祷告词。但以我对她的了解，不会是自己的健康。当时，她自觉身体状况很好，并不知道三个月后，癌症就会复发。此时，她生命中的唯一担忧就是她那个早产 10 周的小女儿不能生育。在耶稣诞生之地，她一定会为小女儿向上帝祈祷的。不到一年，小女儿生下一女儿。同时，这四次好运，难道不会是主知道利宁一年后，就会谢世；这是她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朝圣之旅，特地允诺给她的吗？

情人节囧行

今天是 2023 年 2 月 14 日，情人节，我和老缪准备离开埃及到以色列去旅游。开罗（Cairo）有直飞以色列唯一机场特拉维夫（Tel Aviv）的飞机，但傍晚才到。我俩的目的地是耶路撒冷（Jerusalem），离特拉维夫还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这么飞，到耶路撒冷就半夜了。第一次访问以色列，不想半夜抵达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老缪就打起另辟蹊径的主意了。埃及还有一班飞机飞以色列，从埃及最南端，西奈半岛顶端的沙姆沙伊赫（Sharm El Sheikh）起飞，中午到特拉维夫。虽然从开罗先向南飞，再向东北飞有点折腾。两害相权取其轻，老缪选择了早上 8:00 从开罗先飞抵沙姆沙伊赫，40 分钟后转机飞特拉维夫，用多乘一个多小时飞机的辛苦换白天抵达耶路撒冷的便利。

我俩早早就到了开罗机场。清晨 5 点多，进入票务厅后发现信息显示上没有我们要乘的航班。向机场信息台询问，说有的，并告知了柜台位置，让我们耐心等等。半小时后，柜台仍然没人，让去问还未上班的航空公司。未果；再问，再找有关人员；依然无果；省略 2 百字，一通瞎忙。

最终，机场工作人员把我俩带到一间挂着旅游警察牌子的办公室，见到一位看来有点职务的中年警官。一通电话后发现我辆班机的起飞时间是明天。“那我们怎样才能今天飞往特拉维夫呢？”警官又打了一通电话后说，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改乘 8 点 20 的埃航班机。到沙姆沙伊赫后有 20 分钟的时间能赶上以色列航班。票价 4750 埃币，只收现金。

因为马上就要离开埃及，我们特意把埃币花光了，还好机场大厅就有银行取款机，但一天只让取 4 千埃币。我们身上还有 35 美元（1 美元=30 埃币）。取完钱，我们回去找到那位警官，给了他 4 千埃币再加 30 美元，他很快就帮我们办好登机手续。时间不多了，谢过他，我俩就赶去登机。才在候机厅坐稳，警官又来了，告诉我们他已经给沙姆沙伊赫机场打过电话通告了我们的情况，让他们等我俩一下。

飞机正点开始登机，有惊无险还是有可能的。意外发生了，候机厅里这时出现了几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一看派头就知道要么是政府高官，要么是富商。与世界惯例相反，这些尊贵的客人不是先乘摆渡车登机，而是等所有普通乘客都坐稳了，才单独乘摆渡车在乘务员的帮助下慢悠悠地在前排就坐。晚点 40 分钟到达沙姆沙伊赫。

沙姆沙伊赫登机口，一位警察拦住我们，看了我们的护照和机票后说，你们已经晚点赶不上了。我对他说，开罗机场的警官给你们打过招呼的，就让我们进去试试吧。他回头就把上司叫来了，我又说了一遍。上司说，“跟我来”，带我们通过旁道进入机场内部。我心里一阵窃喜，以为还有救。

我俩被领到一间领导办公室，领导很客气。看完我们的护照后说，你们得飞回开罗去。你们是在开罗入境的，离境只能从同一地方。还有这规定，开罗机场的旅游警官，航空公司和订票网站似乎都不知道这个规定。但我们找谁说理呢？我们问他，那我们如何才能飞往以色列呢？他说，埃航有办公室在机场大厅，可以去那里想办法。

无奈，只好去埃航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一位职员说，他已经知道我们的情况了。今天不可能了，但明天中午我们可以乘埃航飞回开罗，然后再转乘埃航傍晚到达特

拉维夫。他给的票价有点贵。老缪问，怎么这么贵呢？他说，这是头等舱，且只有最后四个位置了。我们在以色列的旅馆和行程已定，有选择吗？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我们的旅游景点就不得不加上误入的地处埃及西奈半岛的最南端的沙姆沙伊赫了。绵延百里、层峦叠障的群山和沙漠在此与红海拥抱。沙漠边缘、红海之滨、蓝天碧海、天涯海角的独特风光，再加上各种海上运动和美丽的珊瑚礁，这里每年都能吸引上百万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度假。

先找个旅馆住下吧。老缪用手机一搜，发现一个走路 11 分钟就能到全包的旅馆，就它了，订上，跟随手机导航出发。走出机场，视野内只有远方有漂亮的建筑，道路宽敞但无车无人，眼见之处就只有我俩在旁边就是沙漠的人行道上走。走了十几分钟后发现，NND，哪有像旅馆的地方呀，导航指的是片沙丘。这时有一辆出租车停下想拉我们的生意。看了旅馆信息后，说要 10 美元，我们说 5 美元。他改口 8 美元，我们身上只有 5 美元。上了车，司机在公路上一通狂开后说到了，我们一看旅馆的名字模样都对不上。他把老缪订的旅馆信息拿过去再看了一遍，朝反方向又一通狂奔后还是找不到。我让他把我们送回机场去。他要么没听见要么不愿意。再把手机拿去，点开旅馆的照片看了一阵子后宣称知道了，又一通开。到了一条与公路有交汇的小道口时，说到了就让我俩下车。老缪把 5 美元给了他。一看，小道不远处有一扇白色的大门，门后远处是有像旅馆的建筑物，门上有一扇小门开着。由于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标志显示这就是我们的旅馆，就让司机等着让我们去核实一下。

问了门卫，发现不对。回头一看，出租车不见了。这位司机 5 美元拉着我们转大圈已经亏死，及时止损也算合情合理，但他真不该把我们撂在这个渺无人烟也没有任何建筑物的地方。回去想请门卫帮忙，他回答“不”后就不理我们了。在埃及请人帮忙应该先呈上小费，这我们知道，可现在只能靠人性了。

看了一眼手机，已经快中午 12 点了。我俩从清晨到现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奔波，终于把自己弄到身无分文，还成功地移动到了沙漠里完全不知是何地的一个去处。脚下有路，头上蓝天白云，烈日当空，背包里也许还有几口水，我们应该还有时间和本事继续努力奔波把自己移动到沙漠里下一个了无痕迹的点去？

还没来得及害怕，身后传来一声童音，“你们需要出租车吗？”不知从哪里冒出个活生生的会说英文的清俊少年来了。“我哥是开出租的”。我们说，需要，但我们现在没钱，你得问问你哥接不接受信用卡。很快，一辆出租车出现了。下来一位英俊小哥，问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给他看了旅馆的信息并向他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

在这里和分文没有的囧况。他说，“没问题，别担心，这个旅馆我很熟”。就让我俩上了他的车。从车里往外看，那少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小哥不收信用卡，上车后，我们和他讨论各种能付他车钱的方案。这时才知道。“没问题、别担心”是他的口头禅。任何方案，他都同样的口头禅作答。

他还真熟，开了一阵子后，到了个并非在路边而是在一个有赌场、运动场地、游泳池的需要走一段内部车道的大型度假村内的旅馆，怪不得在路上找不到。下车后我对他说，“你看这样行吗？明天早上 11:00 点你来送我们到机场，到时我们就可以付你车钱了。”他说完“没问题，别担心”，连我俩的名字都不问就要离开，真放得下心。还是我叫住他，让他留下了电话号码。

办完入住手续，才知道全包的意思是指三餐及所有沙滩休闲活动。午餐是自助，有鱼有肉，沙拉水果甜点几十种选择。这 65 美元一天的性价比也太高了。我俩边吃还边开玩笑。得把这信息告诉有心人，组织个中国旅游团来这里从中抽头赚一笔。吃完后回屋休息，发现手机快没电了，拿出随身携带的全球电源转换插头，发现一个插头给折断了。手机要是没电，通信导航就都没了，我俩这是祸在旦夕。老缪让我休息，他出去找银行和商店解决钱和插头的问题。一小时后回来告诉我，他一个人在空旷的沙漠里沿着四大皆空的公路找商业区，都走出梦中行的感觉来了。好在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我马上打电话给出租车司机小哥。让他知道我们可以付他车钱了。

补充点后来发生的事。次日，出租车准时到达。开出度假村后，老缪手机导航宣告朝左转，车却朝右转了。小哥说：“没问题，别担心”。一会儿后他自豪地指着路边远处一幢新楼房说，“我就住那里”。小哥不是本地人，已婚，并有孩子了。他和几位兄弟轮班到沙姆沙伊赫开出租赚钱。经过多年努力，颇有成效，已经买下一套现代化公寓，有了落脚点。我俩衷心为这位热心助人，相信人性，并总用没问题别担心安慰人心的小哥高兴。祝他生意兴隆，生活蒸蒸日上。

问题都解决了，“既来之则安之”这条小时候就知道的哲理，哪里都用得上。我俩就权当自己是来旅游度假的，观光去。旅馆就在红海边，有个很大很漂亮的游泳池，可没人游泳。红海水不红，沙滩是碎石滩；很长，看不见边，没有希腊和夏威夷的漂亮，但很有特色。到处都是伞飘等海上运动和潜水看珊瑚的广告和服务台，但都没人。唯一开业的是在海边骑骆驼的服务，我俩不感兴趣。在惬意的海风吹拂下，啥也不干，就在空荡荡的海滩上漫步，欣赏红海风光、陪伴彼此、直到夕阳西下。

回到旅馆，服务人员热情招呼我俩上楼，说有情人节的特别安排。楼上的小餐厅每张桌子上都有温馨的装饰，入门的鲜花和桌上的一盏红烛调足了气氛。红餐巾、两杯红葡萄酒、两把面对面的椅子、两道沙拉、一道蘑菇浓汤、米饭配烤肉烤蔬菜，再加甜点。服务人员一边殷勤服务，一边为我俩送上情人节的祝福。

我和老缪这对从不过情人节的懒人。这时才明白，生命里的意外总是顺时针盲目而不可抗拒地发生，而它们的意义只能反时针体会才会显露。我俩这一天的所有那些莫名其妙，不可理喻，无目的无方向的囫行，为的就是让我们这对 49 年前相识、相知、相爱、现在相依为命的生命伴侣注定得走到这个远离一切的天涯海角，在鲜花、红烛、美酒、佳肴的陪伴下，直面彼此，感恩、欢喜。若没有一只无形的手，这一切何以发生？回屋，相拥酣睡，一日毕。



Figure 17 情人节的安排

附记，这天，如果加上波士顿和沙姆沙伊赫的时差，恰好是李宁谢世前的一周年。

三碗免费的小米粥

这是李宁和我有机会共同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她在 2023 年 12 月 13 日，谢世前 2 个月多 2 天，开始着手写这个故事，写完提纲后就停下了，这也是她写作的最后一篇文章。李宁做事的习惯是有始有终，一件事，无论大小，一旦开始，就挂心上了，不完成，是放不下心的。2024 年 2 月 3 日，谢世前 12 天，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机会完成这个故事了，躺在病床上，利用难得的既不疼痛也不昏睡的一段时间，详细地向我叙述了故事发生时我不在场的一段情节，让我替她写完这个故事。

今天下午抵达摩洛哥的马拉喀什(Marrakech)古城，为方便旅游，我和老缪住在古城的一家家庭旅馆里。安置完毕，就去网上推荐的一家摩洛哥餐馆进食。其它餐馆

都空空如也，就这家食客满堂。要了份摩洛哥的特色塔吉锅，罐闷肉，和一盘海鲜后，开始观察食客。真可谓泾渭分明，桌上大鱼大肉的一小半是游客，另一大半是当地人，桌上多是点鸡蛋和一碗看来像中国小米粥的食物，后者正是我们并不习惯单吃大鱼大肉的中国胃想念的。

我跟侍者要回英文菜单，可就是找不到与小米粥有任何一点关联的东西。侍者不懂英文，只得找来老板。我指了指当地人桌上的小米粥问，我们可以要一碗吗？老板说，没问题。马上就给我们端来一大碗，美味之极。和老板结账时，发现他并没有把小米粥算进去，以为他忘了，就指了指碗提醒他我们还要了一大碗小米粥。老板说，小米粥是免费的。我说，在别人点的套餐里，小米粥是免费的，但我们是另点的，而且还那么美味，应该付费才是。但老板坚持小米粥就是免费的。我和老板的对话已经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了，我不想继续，只好随老板，向他道谢了事。

第二天，我俩在千年古城弯弯曲曲的小街小巷里瞎逛，体验千年不变的风情。中午饿了，随便走进一家餐馆就餐，不料下午我的肠胃就不舒服了，乃回旅馆休息。我俩住的是一家中间有个天井，四周围着四幢四层小楼的家庭旅馆。旅馆主人一家十几口住一层，另外三层是客房，也是全家的生计。头天出去晚餐时，我俩就注意到厨房锅清碗净，饭菜看来可口。旅馆有享吃家常菜的选项，故决定当晚在旅馆用餐。虽说是享吃家常菜，但还是要按菜单定制。我想起头天晚上的小米粥。可找遍菜单也没发现，就把主人叫来商量。解释了半天，她还是不明白我们想吃啥。还好我头天吃时给小米粥留过影，就用手机显示给她看，她一看就恍然大悟了，“这个嘛，没问题。”当晚就餐时，用小铜锅给我们熬了一锅。味道很好，只是比头晚上的差点。我们才体会到，为何就那家餐馆，游客和当地人都多。这家网上有名的餐馆游客众多，多会点塔吉锅和其它肉食。餐馆老板很会做生意，就用肉食的边角下料熬鲜美的免费肉汤小米粥吸引当地顾客。

结账时，我俩发现小米粥又不在账单上。主人的解释和餐馆老板一样，小米粥是免费的。我说，这不一样，这是我们的特殊要求，你们特意下功夫为我俩单独准备的，不收点费不合理。但主人和餐馆老板一样，就是坚持不收费，我俩只能称赞主人的手艺、接受他的好意。这家家庭旅馆是包早餐的，在接下来的两个早上，我们去吃早餐时，主人都会为我俩专门呈上一锅热腾腾的小米粥。

离开马拉喀什后，又玩了几个地方，最后乘火车到达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住在火车站旁的一家旅馆里。这天，轮到老缪肠胃出毛病了。吃晚饭时，他还在频繁上厕所。在网上搜索后发现，出旅馆大门后右边不到 200 米的距离内就有三家餐馆。我俩观察过，这一带很安全，就决定我俩旅游中唯一一次我单独外出吃晚饭。

规划好来回路线，约定这三家吃不上，回来另想办法后，因为我旅游不带钱包，特地拿了一张足够我俩大吃一顿、摩洛哥最大面值的货币揣身上，就出门了。

到了第一家餐馆，里面两伙人在吵架，正准备大打出手，没敢进去。第二家没开门。第三家是个小餐馆，有个柜台，食客在柜台下单后自己拿饭菜进食。食客很多，每张桌子都有人，但看来全都是本地人。柜台上贴着一张有英文的菜谱，我看了一遍，没发现有什么是自己想吃的。往旁边一看，有救了。有一家人大盘小碟的点了一桌，还没开吃，但里面就有我想吃的小米粥。这家人不会说英语，我无奈只好指了指柜台上的菜谱，再指指自己，然后指着桌上的小米粥；意思是我就想吃这个，但在菜谱上找不到，可以帮我点一份吗？这家人却完全理解错了，误以为我是在说，我想吃饭，你们有那么多盘，可以分我一份吗？于是就把一碗小米粥和一盘菜移到我面前，然后指指我，意思是你吃就好了。我这时才体会，误会闹大了，她们把我当乞丐了。我突然想起自己身上有大额钞票，赶紧拿出来晃，嘴里还用英文嚷嚷，我不是乞丐。听到外面有动静，老板出来了。老板会点英文，我跟他解释了误会，然后指着桌上的小米粥，告诉老板，那就是我想要的。老板说，可以，看了一眼我手上的大钞，有点难为情地提醒我，小米粥是免费的。我马上就明白了，选了一份鸡蛋。用对我们来说几乎免费的价格再次吃了一碗免费的小米粥。

摩洛哥穷乡僻壤，而小米粥则是种在人饥饿时可以果腹的大众食物。摩洛哥文化传统里也许就发展出小米粥必须免费的善了。当然，这种善对于旅游者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收取一点费用，比如说 1 到 10 美元，即使是对我们这样并非大富大贵的旅游者来说也理所应当。我们在欧美旅行时常对比这小得多的服务付更高的费用。而 1 到 10 美元的收入对摩洛哥小老板来说并非微不足道。所以，我们遇到的三位朴实小老板坚持自己文化传统里普世的善就更难得可贵了。

李宁没有把小米粥的故事包括在她通常写的游记里，一直打算单独写一篇以表达她对贫穷善良的摩洛哥人民的衷心感谢和赞美。尽管事情发生在李宁已经患了癌症，医生告诉她预后不佳的情况下，一生勇敢乐观的李宁仍然觉得自己的生命是长长的日子，大大的天，有的是时间慢慢写。可她居然就没时间了，只能由我这个她的替身勉为其难了。